

# [讓謊言與虛偽堆砌成我們的最後 樂土] 《終末後·新世界》

作者: 白棉籽

Powered by [紙言](#)

## 00-簡序(非內文)

(這章並不是內文)

第一次寫「粵白式」小說，多多指教。  
我會盡量以全速更文，如果喜歡可以追稿和留意這篇故事。

我是白棉籽，我並不是童話作家，  
我會繼續遊走在這個悲傷與歡樂並存的世界。

## 01-預感

8月11日那天，陽光普照。

我陪剛交往沒多久的女朋友走過城門河的河邊，她正要到附近的補習班去。

「阿和，我想學整蛋糕。」她說，一抹長髮被風吹起。

「算啦，你之前煮蕃茄薯仔都差啲整死我。」我毫不留情地吐槽：「薯仔出芽唔食得.....應該係普通常識掛？」

「你再講落去！」她生氣了，我只好識趣地閉嘴。

我無聊滑起手機來，沒有理會已經看得習慣的河景。

死黨阿俊傳來訊息：「你條友喺邊？唔係又去咗溝女啊.....」

我嚙下口水，撒謊回訊息：「冇囉，去沙田市中心行行姐。」

我打算在她上課的時候，到沙田市中心閒逛一會。

阿俊又傳來訊息：「唔洗審，林靜童肯定喺隔離啦。」

我望向林靜童。

「做咩？」她疑惑地問。

「冇嘢。」我答，又回應阿俊：「你估錯啲傻佬。」

如果待會和靜童一起的時候，見到阿俊就要完蛋.....

忽然一陣冰涼的風吹過，靜童的頭髮又在隨風飄揚。

「好凍.....氣候咁反常嘅。」她喃喃地說著。

「係啊。」我沒有怎麼留意她在說的東西。

## 02-大災變

我送了靜童到補習社以後，我便起步到附近的沙田市中心去。

沙田市中心前有一條跨越城門河的橋，我經過那裡的時候，回想起我第一次和靜童約會的時候正是在這裡。

我望著河景，心裡已經有幾份厭倦。我和靜童交往了其實才沒多久，我會不會對靜童也有生厭的一天呢。想到來這裡，我就不由得憂心起來。

陽炎高掛，照亮這個每天都很無趣的世界，我徑自嘆息起來。

正當我自己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原本的晴空急速被雨雲覆蓋，一陣陣的涼風不斷在拍打我的面頰。

「好Q凍.....而家夏天嚟㗎大佬.....」我心想。

橋樑突然開始猛烈搖擺，我猶如反射動作般抓緊的橋邊的石柵欄。

地地地震？.....

幾秒之後，晃動開始停下來。

手機這時傳來訊息，我留意自己手機的屏幕。

「喂.....阿和，冇嘢呀嗎？」是阿俊傳來的訊息。

我有.....

正當我打訊息的時候，剛才劇烈的震動又至，我整個人失去平衡跌倒在地上。

此時我感覺到整個世界都在天動地搖。就在混亂中，我聽到不間斷的救護車汽笛聲和淒厲的尖叫聲。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 03-失聯

搖晃停下來是約莫半分鐘後的事，雖然當時情況危急我並沒有太在意時間，實際上維持了多久我記不清楚。

我嘗試自己站起來。

「咁易就流血……」我抹去自己左肩的血水，同時也讓自己恢復意識過來。

手機的通知鈴聲響起，我望著跌落到地上的手機、伸手撿回來。

手機沒有壞掉，實在是幸運。我想起靜童，立即打了電話給她。

「咕……咕……咕……」

我的心裡焦急起來。

「你所撥打嘅電話暫時未能接通……你所打的……」

我又再一次重打電話。

靜童依然沒有接我的電話。

我掉頭向補習社的方向衝回去。

這時候阿俊打電話來。

「你果邊有嘢呀嗎？你喺邊啊？」他說。

「我喺沙田市中心隔離條橋度。」我答。

語音未落，我立即被眼前的恐怖事物嚇得停下腳步來，愣住在原地。

「玩嘢呀？沙田市中心隔離幾條橋喎。」他說。

我默然不語。

「喂……死Q咗呀？」他繼續說。

「冇嘢……你喺邊？」

「我？喺屋企打緊機。」

「有急事，半粒鐘之後喺沙田圖書館等。」

「喂，做乜先？」他質問。

我回過神來，無視地上的物體繼續趕去補習社救靜童

——任由那些「最後的面容」很痛苦的屍體們繼續躺在地上。

## 04-消失

一路來，我在整個街道見到無數伏屍在地上的屍首。

「發生咩事啊？.....乜又嘢事？」我拼命壓止自己快要失控的情緒。

我回到來靜童的補習社，一進門，就有幾具屍體在我的腳下。

「嘩！頂！」我小心翼翼地繞過「他們」，結果還是「失足」踩到了其中一人的身上。  
好噁心呀.....

「靜童！你喺邊呀？」我大聲叫。

我來到靜童上課的房間，當我一打開門，我見到一堆的死屍伏在自己的書桌上。

我整個腦袋頓時變得一片空白。

「唔會有事.....唔可能有事.....」我衝了進內，結果並沒有見到靜童。

我應不應該感到慶幸？

我戰戰兢兢地打開其他房間，甚至連女廁都檢查了一遍，還是沒有找到靜童。

如果她是已經相安無事地離開了補習社就好了。

她到底會到什麼地方去呢？

## 05-會合

我迅速離開了補習社，按剛才來的時候的路朝沙田圖書館出發。

整條街道寂靜無聲，我望著全然灰沉的天空。

「靜童……」我大喊：「你千祈唔可以有事啊！我真係唔可以冇咗你……」

我的聲音沉沒在冷清的街道。

寒冷無比的陣風撲面而來，卻沒有讓我冷靜下來。

跑過曾和靜童走過的城門河河邊和剛才的橋，我來到了和阿俊約好的地方，也就是圖書館。

圖書館裡依舊燈火通明，但是裡面的人卻已經成了屍體。有男有女，成年人、小朋友、老年人……全都有。

「乜……料……」我感覺胃部的酸液正想朝咽喉湧出。

我閃避倒臥的屍體們，來到平時間中會和阿俊來看翻譯小說的二樓。

自從和靜童交往之後我就少了和他出外到處去，想到這點，我突然感到有點自責。

我從一排排的書架中找到阿道斯·赫胥黎《美麗新世界》，正打算翻開解悶的時候，阿俊打了電話給我。

「喂。阿和！」

「係度。」

「發生乜\*事成條街？我一落樓就見到出面啲人死晒……」

「你問我我Q知咩？」

「你而家果邊點？」

「一Q樣。突然好多人死……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我一望，書架一旁就有幾具死屍。

「我立即趕過嚟。」他掛上了電話。

十多分鐘之後，阿俊來到了圖書館二樓，手裡拿著一把木工電鋸。

「你拎住呢部嘢做咩\*……」我和他坐到一角的長沙發椅上。

「都唔知而家乜料……拎武器喺身等陣間有僵屍或者恐怖份子都可以防身。」剛趕來在氣促的他地說。

我聽阿俊的話，才意識到、才面對我們身處的這個城市可能已經崩潰的事實。

「等我打電話報警……」我首先試著打破我們倆的沮喪。

就在這個時候，圖書館內響起廣播。

「特別狀況告示，香港全境人口急劇下降，無法計量的市民在不明原因之下突然死亡。請仍然存活的人自行注意人身安全。政府機構將盡可能提供正常救護服務、緊急避難援助以及最新情報。」

我鬆開手，任由的手機摔到地上。

「唔好意思……因為線路繁忙你所打嘅電話暫時仍未能接通……」

手機意外打開了擴音器，我聽過那段錄音，低沉說：「靜童……」

「靜童？」阿俊問。

「佢唔知道去咗邊。」我低下頭來。

## 06-旅程開始

我們從圖書館裡的自動販賣機買來罐裝咖啡。

「我打打下機就地震，然後出個街，世界就變成咁.....你話做乜鬼.....」他拉開罐頭的圓環。

「我都想知.....」我疑惑地應道，也喝起咖啡來。

突然變成死城的沙田、街上的人無緣無故就死去.....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拼命在思考再思考，今天應該要和平常沒有什麼分別，應該要普普通通地過去就好.....

為什麼突然要發生這種事情？

我只不過是想多陪點靜童、只不過是想自己一個人逛逛沙田、只不過是想好好的過一天。

「我諗.....我地冇理由一直困自己喺圖書館.....」

他望著圖書館落地玻璃窗外的沙田大會堂外的大空地、喃喃自語道。

我也望了過去，地上死屍滿佈的光景使我不難過和訝異。

「啱啊.....」我回應：「我地點都出下去行行.....」

就算我其實想不到就算離開圖書館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外面的一切都已經崩潰離散，嘛.....我們始終要找點事情來做。

「出去啦。」他說罷，準備起步。

「好啊。」我跟著他的步伐。

心頭懷著一無所知、心頭懷著思念的人，世界毀滅以後，倖存的兩人於是開始了在末世的旅程。



## 07-空寂的街道

沙田的街道滿是死人，我們在「空無一人」.....應該是說沒有活著的人的街道上前行。

「\*.....越來越臭。」阿俊說。

路邊的屍體漸漸腐爛，傳出刺鼻的腥臭味，使我露出厭惡的表情。

「臭到痴線.....」我回應他。

「去邊食嘢好？」他忽然轉換話題。

「你係咪痴Q線.....而家講呢啲嘢.....」我噏他。

「我覺得人有得食幾時都係咁重要。」他答。

我沉思了一會，答：「就去第一城食？」。

「M記？」他提議。

「你老\*山長水遠去第一城食M記？」我反駁。

「咁去到決定囉。」他說：「我好奇仲有冇收銀員.....」

「未去到點\*樣答你呀？」

阿俊突然捧腹大笑。我狠狠地推了他一下，斥：「你係咪傻\*咗姐？」

「我地好耐冇出嚟食。」他說：「結果出嚟個陣就已經世界末日。」

「可能係出咗啲事情.....但未必係世界末日。」我說。

「你睇下我地兩條友咪乜事都冇仲生勾勾咁喺度。」我又續說。

人類文明不可能一瞬間就化為烏有，我嘗試自我安慰。

「一定仲有好多好多人，係冇事嘅。」阿俊說：「我地唔洗咁傷心嘅.....」

「做咩講講下又講返呢啲事.....」我苦笑起來。

這時，我停下腳步來，前面的一輛車裡的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

「你搞咩？有啲乜嘢？」阿俊見我不太對勁，問。

「大肚婆。」車的窗沒關，我清楚看見那個年輕的女人的手正捧著自己脹大的肚子，但已經閉上雙眼、一動也不動。

我和阿俊呆愣在原地。

積雨雲此時終於下起雨來，就像為這個世界而悲泣。

## 08-生還者

雨越下越大，我和阿俊在公路上淋著雨。大涌橋段就像沒有盡頭地向前延伸、看不著終點。

「咁Q大雨.....你有冇遮啊。」我今早出門的時候還是陽光普照的，就沒有帶上雨傘。阿俊搖頭說：「冇。」

「落成咁樣點樣去第一城食嘢啊？」我納悶地說。

「咁就近去沙角邨食囉。」他提議道。

「去沙角邨都要行多兩個路口喎。」

「\*你，咁你想去邊啊？」

「好.....我收收\*。」

我倆狼狽地在雨中全速奔跑。一會之後，我們終於來到沙角商場，能夠避雨之餘也可以食個午飯。

我們兩個早已經濕透，阿俊對著一眼看下去沒有活人的商場宣洩般大喊：「\*你個街，落咁\*大雨.....」

「簡直好似洗完頭咁.....」雨水從我的頭下流下來。

任由商場的冷氣把我漸漸吹乾，我留意著商場的店舖，想找午餐的歸所。

「食大快活？」阿俊正在做和我同樣的事情，說。

「唔好啦.....上個禮拜食咗幾日大快活食到就快想死，咪再搞我。」我拒絕。

「咁茶餐廳囉，我記得呢度三樓有間茶餐廳。」他說畢沒有待到我給予反應，就已經起步朝電梯走去。

我在原地愣了一會，說：「等等.....」

「\*你，驚乜\*姐你.....」他罵道，我只好跟他一起去找茶餐廳。

我們由地下層來到三樓，茶餐廳就在當眼處。

「好肚餓.....食飯啦食飯啦。」阿俊說。

我們兩個人朝茶餐廳過走去。

與此同時，商場走廊的一邊傳來人聲。

「前面兩位你地冇事啊嗎！果然仲有其他人未死！」

我和阿俊同時朝聲音的方向望去，一個女中學生就在那裡，她身穿校服裙，留有長髮束成了馬尾。

她的身旁又出現了一個男子，他也是穿著校服的。他應該是那個女生的同學。

「你睇睇，原來真係仲有其他人無事！」女生興奮地和那個男子說。然後他們兩個人向我們走過來。阿俊退走了一步。

「阿和，快啲喺我背囊拎把鋸出嚟。」他細聲地和我說。

「你唔係啊？你想做咩.....」望著阿俊認真的面孔，我陷入了恐懼。

「我地點知道佢地乜料.....快！」他說。

我偷偷從他的背囊中找出電鋸，再利用阿俊的身體把電鋸隱藏起來。

「個背囊新買嘅，夠唔夠防水啊？」他問。

「好拎好笑啊\*你.....我企喺你後面，有咩事我嚟解決。」我回應。

## 09-認識

「做咩姐你地兩個.....我地冇惡意㗎。」學生女說。

「始終世界末日我地都要保護自己嘅。」阿俊：「末日片都有得你睇啦.....比人襲擊點樣算？」我忍不住竊笑起來，阿俊的這番話說出口莫名其妙地有點白痴。

「笑乜春啊你。」阿俊和我說。

「冇.....冇嘢。」

學生女和男子並沒有停下腳步。

「我地都係想生存姐，有咗共同目標，呢個商場又咁多物資唔洗搶，有咩理由會同你地敵對？」男子率先開口：「你地叫咩名？」

「我叫Chris Wong，旁邊呢位係陳允行。」阿俊回應他倆。(註：DSE作文指定人名的梗)

聽到阿俊幽默的回答，我又傻笑了起來。

「睇嚟佢地都仲係好冇戒心.....」學生女說，不知所措地望著男子。

「他地想點？」阿俊切入正題，問。

男子和學生女已經來到我們面前幾步之遙，他們兩個沉默了一會，學生女說：「可能想識多兩個朋友，有咩事都可以互相幫幫掛.....」。

阿俊沒有回應，從褲袋拿過手機，才說：「電話number幾號？」

學生女答：「6578 93XX。」

阿俊在手機通訊錄記下了號碼，又問：「學生哥呢？」

男子應：「9342 67XX」

一會，阿俊說：「我等陣間send whatsapp message比你地，你地add我啦。順便再俾陳允行嘅number你地。」

「而家都唔知道個世界發生咩事.....識多啲人有個幫手都係好嘅。」我繼續拿著沉重的電鋸，說。目前我知道的生還者只有四人.....外面的世界到底還有多少人是仍然活著的？

靜童一定會無事的，我一定要找到她。

「係啦，你地兩位食咗飯未？」學生女說，打斷了我的思考。

「未啊。」我和阿俊異口同聲答道。

「咁我地一齊去食啦！」學生女高興地說。

## 10-茶餐廳

「你老\*啊.....一個人都冇喊乜嘢餐？」一進到來茶餐廳，阿俊就在大嚷。

「既然冇人，我地入去廚房睇睇有咩食囉。」學生女說。我仔細地思考著學生女的說法是否合理，茶餐廳裡的確除了我們四個以外就沒有活人，但是仍然有很多死人就坐、或是躺在地上。他們還姑且算是「人」。

「你地聞唔到好香嘅味？好似有燒肉咁？」阿俊說。

「係啲」學生女答。

我們來到茶餐廳的廚房。

「嘩！\*！條友塊面爛\*晒！」阿俊一來就說髒話。

我們見到一名廚師一頭栽在一大盆油鍋中，香味正是從那裡傳來，是廚師被滾油炸熟過的味道。

「\*.....好拎核突。」我急忙移開眼線、嘗試屏住呼吸。學生女面露驚慌的神色，而男子則是沒有什麼表情。

「睇落嚟應該死咗一段時間.....啲油似乎已經凍晒。」男子上前看，說。

「不如.....換地方啦.....」學生女說。

「等等飯煲有飯，飯煲仲保緊暖。」阿俊並沒有理會學生女的話揭起大飯煲，又說：「阿和！你睇睇下隔離個蒸爐有冇點心。」

幾分鐘後，我們四個人坐在商場附近的花園吃起自己配料的飯盒，除了要展示自己小鳥胃的學生女，只從7-11「拿」來了獨立包裝的小蛋糕當一餐。

「點解個油鍋熄咗火.....但係飯煲蒸爐果啲就冇熄。」我提起剛才的事情。

「係囉.....我又留意到條街啲人死之前好似好有意識咁停咗車。」男子說。

到底所有突如其來死亡的人，包括是剛才的廚師，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死亡的呢？

「我啱先其實check過啲屍體，完全搵唔到有傷口或者瘀傷。」男子又說：「都唔知點解無啦啦就死咁多人.....」

「會唔會係病毒？」學生女說。

「病毒都有可能同一時間殺死咁多人啦。」男子回應。

「同地震有關？」我說。

「我都係咁諗，但係又唔知啲人可以點樣因為地震而死。」男子回應：「又冇流血又冇俾瓦礫壓住。」

「真係煩死人.....」學生女說。

阿俊這時說：「我地洗唔洗蓄定糧？我地如果真係少數能生存落嚟嘅人，就要諗辦法喺呢種已經變成死城的城市中繼續過日子。」

他果然是行動派的人，我點頭，男子也附和：「食飽之後就去搵物資，橫掂成個商場嘅人都已經死晒，就盡情偷。」

「呢種時候應該叫『物盡其用』。」阿俊更正道。

## 11-探索

午飯過後，我們回到商場三樓內。

「成間商場都咁靜.....真係好詭異.....」學生女說。

「啱啊.....」我回應，又說：「我地去邊度搵物資先？」

「冇啦，要多嘢一定係去惠康啱啦。」阿俊說畢，已經去到不遠處惠康的門前。

「食物、日用品、武器.....盡量搵齊呢啲嘢。」男子在旁邊說。

阿俊說：「武器等陣你地可以去五金舖搵。我同阿和已經有把電鋸。」

就算現在的情況很特殊，我依然覺得阿俊帶把電鋸出外到處走，是個很奇葩的行為。

「我啱先見到.....你地好顛.....」男子少有地吐槽。

我們四個人進入惠康，各種的冷藏食品、新鮮食品、包裝食物擺放在我們眼前。

「阿和你識唔識煮餅？」阿俊突然說。

「識.....識少少。」我答。

「我地擺啲新鮮料返去煮你點話？」阿俊提議：「有新鮮食咗新鮮先啊嘛。睇而家咁款啲食物遲早擺壞.....以後應該冇新鮮食物食。」

「但係去邊煮？」我問。阿俊答：「我屋企咪得囉。」

阿俊才中四但已經自己搬出去住，每個租是由他很富有的爺爺付的，那個單位很寬敞舒適，我曾經上過他家幾次。

「好啊。」我答應。

「阿欣都未識煮餅.....」男子突然喃喃自語。

應該就是稱為阿欣的學生女聽到男子的話，瞬間怒目。斥：「你係咪想死啊？講啊！」

阿欣舉起手刀向著男子的頸，男子急忙道歉：「Sorry囉.....我講下姐。唔好嬲啦。」

「咩叫『Sorry囉』啊？吓？」阿欣暴露自己兇殘的一面。

「女人變面仲快過人類\*家死晒。」阿俊細聲吐槽道。

「收句聲啦你係咪想死啊.....」我也細聲地回應阿俊。

「阿和，你去擺部購物車嚟。我地帶少少新鮮食物、同大量包裝或者罐頭食物返去。」阿俊切換回正經的話題，說。

## 12-信託

「即食麵.....罐頭魚.....罐頭蔬菜.....梳打餅.....鹽.....水.....」我和阿俊從架上取過不同的東西放在購物車上，而阿俊一直在不斷在唸需要的東西的名稱，我再確認物品的數量是否足夠。

「其實唔洗擺咁多.....如果正正常常我地其實可以幾時返嚟再擺都得，喺沙田新城市個邊都有好多好多物資。」我說。

「如果冇咩事就係囉.....我只係希望如果出面出咩狀況都可以捱多一陣，有足夠物資生存。」阿俊說。

阿欣原本正和男子也在收集他們需要的物品，她似乎是聽到我們的對話，來到我們面前。

「你地.....阿Chris

Wong同允行。」她說：「如果之後有啲咩嘢需要幫忙嘅話，同我同阿慈講就得，我地一定會諗辦法幫你地。」

她指著背後朝我們望過來的男子。

「係啊。」男子也說。

「多謝晒你地。」我感謝他們。阿俊也點了點頭。

「我叫何念慈。」男子又說，阿欣見狀，也接著自介：「我叫做林海欣。」

「何念慈.....哈哈！你同阿陳允行同一個series㗎？」阿俊破壞氣氛地在傻笑。(註：同樣是DSE作文指定人名的梗)

「唔洗理佢佢成日都口沒遮攔。」我尷尬地怒瞪著阿俊，又說：「其實我叫阿和，鄭梓和。」

「唉.....笑死我啦。我叫關言俊，阿俊。」阿俊終於正經地回應。

「你俊？邊度俊啊.....」我吐槽。「死仔我俊唔俊關你\*事咩.....」阿俊回駁。

「\*.....」我沒有再繼續理會阿俊，繼續將紙巾放到購物車。

阿慈阿欣和阿俊三個聊起來，說的盡是閒話家常。

「真係社交能力max嘅死毒\*。」我暗自喃喃自語。

不知不覺時間就流逝，轉眼間已經來到三點多，我和阿俊決定離開商場、出發去阿俊的家。

「再見。」沙角商場入口大門前，我們和阿慈阿欣道別。

「係啦，有樣嘢想拜託你地。」阿慈突然對我和阿俊說：「如果你地經過沙官，請幫我地睇睇我地嘅學校仲冇冇人。」(註：「沙官」即沙田官立中學，是在附近的一間中學)

「好啊。」我答應。

「應承我地，點都要喺呢個世界生存落去.....即使佢已經變到咁。」阿欣又說。

「我地當然會。」阿俊少有地回應這種正經的說話，我又補充：「你地都係。」

「咁再見啦，有緣再會。」阿俊說畢，我們兩個又踏上無聲的空城。

我和阿俊又轉身和後面的兩個人影揮手訣別。

雨很早就已經停了下來，零星的水滴卻依然不斷從旁邊的雨簷落下，在濕潤這個殘破而寂寞的世界。

## 13-失落世界

如同夢境裡般的情節——在沒有「人」的街道上、公路上行走。彷彿整條街都是自己的。我們來到阿俊沙角邨鄰近的田園閣，那就是阿俊的家，我們來到了五樓。

「平時因為係五樓又近馬路都幾嘈……今日啲人死\*晒好安靜，真係反而好唔慣。」阿俊說，招呼我進屋：「當自己屋企就得。」

「打搞晒。」我說。阿俊吐槽：「扮乜嘢斯文姐。」

「\*……今日凍成咁唔洗開冷氣。你玩唔玩《魔hunt》？」阿俊又說。(註：《魔hunt》即《Monster Hunter》，一個經典的遊戲系列)

「玩咪玩。」我答，阿俊隨即找出了手掣和遊戲碟。

瘋狂地在討伐螢幕裡的怪物，華麗的遊戲畫面和背景聲效，雖然驅趕走了我們百無聊賴的時間，卻沒有使我們感到更充實。

玩了一盤又一盤的任務，我漸漸察覺到自己只不過是在自我麻醉罷了。

明明靜童失蹤了……外面的一切都已經……我還在做什麼？

「我去放好買返嚟啲嘢入。你屋企個儲物房喺邊？」我突然說。

「我都嚟執，架車擺出面OK喇。」他說。

「好。」我們於是將所有東西分門別類地放到廚房或是儲物室。

見到東西整整齊齊的，阿俊滿意地說：「好。搞掂。」

「跟住落嚟落街行下？」我原本只是想自言自語。

「行咪行。」誰知阿俊聽後，毫不猶豫地關上了PS4。

我們又起程，今天不知道多少次有類似的經歷了……我這樣子想著。

就在黃昏的時候，我們又回到來沙田市中心前的那座橋。

「咁快又日落啦，今日真係……好奇葩嘅一日……」阿俊說。

「你話，如果咩事都有咪好囉。」我回應。

清涼的柔風吹送，我們兩個自在地放緩走路的速度，最後甚至停留在橋上。

「世界末日啊……好虛幻，冇咩實感……但係呢，成條街的確唔同晒樣……」阿俊又說。

「我老母喺外國……個\*\*老豆又早已經死咗十世……即使返到屋企應該都同平時冇咩分別……」

我趴在橋的石柵欄上，任由頭髮在隨風搖曳。

「如果真係世界末日……唔係……明顯其實可能已經係事實……你會想點？」阿俊背靠著柵欄，對我說。

。

遠方的日落，餘暉映照到河上、又照耀著雨後的雲與大地。

我們似乎已經成為了世界遺棄的孤兒，被流放到文明滅絕後留下來的廢土。

「我最想再見到靜童。」我回答，停頓了一下，又說：「同埋都最想你條契弟咪好似其他人無啦啦就死……」

「契你個頭。」阿俊反噏道：「好耐冇同你呢個死現充出嚟吹風啦。」

「多謝你……你都咪\*死咗去唔知邊就好啦。」他又接著說。

我默而無語。阿俊也靜了下來、看著眼前的風景。

就算世界再怎麼樣離析，我也要好好活著，要等到和靜童再相遇、要珍惜我旁邊的這個朋友——望著今天熟悉又帶點陌生的河景，我在心裡暗自默許了這道諾言。

## 14-日落後

日落後，整個沙田漸漸被黑夜籠罩吞噬。

街燈和建築物的燈光也因為自動化的關係，即使很可能已經沒有人操作，還是照樣亮起來。

「『冇晒人』都仲開晒燈咁.....真係好拎詭異.....」阿俊望著亮起路燈的不遠處的河邊小徑說。

「啱啊.....新城市成座嘢都燈火通明。」我朝反方向的沙田新城市廣場。

「就行下新城市？」阿俊提議。

「好啊，我都未行過『冇晒人』嘅新城市。」我附和道。

不久後，我們從近城門河的正門進入新城市廣場。在新城市廣場的地下層，堆滿屍體的「景況」讓我們猶豫不決地站在了入口。

「臭到PK.....你老板.....」阿俊嚷。

「\*.....行唔行好啊.....」我納悶道。

阿俊這時從背囊又拿出那把笨重的木工電鋸，應道：「照行啦，死人又冇攻擊性.....如果唔係喪屍嘅話。」

「\*你咪立flag啦.....」我吐槽道。

假如這些死人真的會變成喪屍，我們應該無路可逃了。

我們不知道是基於什麼心態，可能只是無聊想找地方逛，開始在這個屍體滿佈的商場裡到處去。

「我地唔係淨係嚟行嘍.....順便搵搵物資啦。」阿俊提醒我。

「係啱！既然出到嚟咪先食埋個夜晚飯佢。」我也說。

阿俊貪玩地揮動手中的電鋸，問：「咁去邊食？」

「新城市好貴啱.....食邊好呢.....」我幾乎是反射動作般回答。

在察覺到晚飯已經沒有貴不貴的分別後，我又改說：「\*.....sor，改唔到口。就喺呢層食Pepper Lunch囉。」

「我仲諗緊你係咪傻\*咗。」阿俊笑道：「Pepper Lunch就Pepper Lunch啦。」

我們兩人朝Pepper Lunch走過去。

「\*.....廚房都有屍體.....臭到死。」阿俊第一時間走進餐廳廚房：「搵個角落快快手搞掂個鐵板落完料就出返去。」

「好，交俾我。」我已經開始從雪藏櫃找來食材：「阿俊幫手洗米煮飯。」

我們兩個各自為晚餐而忙起來。

十多分鐘後，Pepper Lunch的鐵板燒就整齊地放在我們兩個面前。

「有型有款啱。你條友咁識整嘢食嘅？仲豐富過平時食Pepper Lunch。」阿俊稱讚。

「平時Pepper

Lunch落料少姐。我成日自己煮比自己食，煮煮下就識煮嘢點夾味。」我回應。(註：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書立場)

「我連蕃茄薯仔都唔識煮，你可唔可以搵日教教我？」

「首先有芽嘅薯仔唔可以用嚟煮嘢.....」我故意提起。

靜童的身影又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這樣子提起根本是在自虐吧.....

「我今朝早都諗住嚟呢度行.....但冇諗過會而家咁樣。」我說。

「我原本夠諗住打機hea一日。」阿俊也說。

吃著和往時不同的Pepper Lunch，我越吃越不是味兒。

在吃飽過後，我們又繼續開始在商場四處遊走、在晚上的新城市廣場展開未知的冒險。



## 15-寂寥的市中心

「阿和，你發唔發覺而家喺商場講嘢有回音？」

阿俊和我正朝扶手電梯走去。

「覺啊。」我回應。

說畢，說話的聲音短暫地回蕩在這個空曠的空間裡，但扶手電梯詭異的機械聲不久又重新佔據整個商場。

由扶手電梯來到新城市的一樓，這層有高級超市。超市有很充裕的物資，可以充當資源補給站。

「聽朝推埋架惠康購物車落嚟，再車多少少嘢返去。」阿俊說。

「你屋企真係好多位.....」我回應。

我們又站上前往二樓的扶手電梯，扶手電梯緩緩地把我們送上二樓。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更廣闊的空間，二樓是巨大的平地，頭頂以上是各個樓層，而前方最盡頭是沙田地鐵站。

走著走著，我們兩個很快就察覺到這一層很不對勁的一地方。

「點解.....一條屍都有？」

阿俊疑惑地說。

「係囉.....」我也不解地望著整層二樓。

完全沒有人的商場，此刻無比空洞、寂寥萬分。

正當我在呆滯的時候，阿俊這時突然猛然抬起頭。

「\*！阿和，即刻著草！」阿俊大喊。

「做乜嘢？」我問，阿俊轉身就拉著我逃跑。

我仰望商場上方，幾個人正用槍枝嘗試瞄準我們兩個。

我的心跳瞬間急速起來，渾身都是突如其來深邃至極的恐懼感。

「\*！果啲乜\*人嚟㗎？」我緊張地問。

「我\*知咩？痴\*線㗎佢地一嚟又搵槍對住.....」阿俊激動地大嚷：「有把鋸都打唔過槍㗎！點\*算？」

阿俊的說話還沒有完，我們已經發覺自己完全被包圍，我們被兩個中年男人擋住了逃走的路。

「\*街！」被眼前兩個人嚇著的我叫道。

「\*.....玩\*完.....」阿俊細聲地說。

中年男人同樣用身上掛著的槍對準我們。

我們兩個慢慢舉起雙手來，以示投降。

「你地係咪倖存者？」他們其中一個大聲說。

「係.....」我們兩個坦率回應。

「我地方惡意，好高興見到你地。」那個人繼續說：「睇嚟出面仲有更多生還者。」

說畢，兩個人放下了手上的槍，說。

「\*.....啱先仲拎住枝槍對我地.....而家又話『冇惡意』。」阿俊諷刺道。

「對唔住.....我地只係想防犯有恐怖份子之類嘅人入嚟呢間商場。」另一個男人解釋說：「而家冇人知道出門發生咗咩事.....點解無啦啦死咁多人。」

我和阿俊聽過他的說話，嘗試在剛才的一片驚濤駭浪之中平復過來。

「嚇\*死咩？拎枝槍好玩啲㗎？」阿俊憤怒青年上身，怒不可遏地罵起來：「\*我仲以為香港咁多人死就係你地班PK殺嘅。」

「嚇到你地真係唔好意思.....」兩個男人連忙道歉，向應該比他們年紀小很多的我們說道。能做到這點，阿俊真是勇氣過人.....

我不禁鬆了一口氣，還差點以為自己就要這樣子死掉。

就在這個恐怖的經歷之中，我們和沙田市中心的生還者們相遇了。

## 16-新世界議會

接下來，在那兩個男子的引路下，我們來到了新城市的三樓。經過迂迴曲折的路，又來到戶外的人工草地。

這個小小的草地彷彿是商場的陽台。眺望向外，城門河、附近的公路、河邊小徑.....全都一覽無遺。沙田市周遭的萬家燈火不再出現，只有零星的住戶亮起了燈。望著和平時稍有分別的熟悉光景，我又感到難過起來。

現在.....夜裡的沙田市，到底還有多少人還活著？

幾盞射燈將草地照亮，坐在上的是一眾陌生人。他們之中有看起來年紀和我們相若的學生和青年、也有個子很小的朋友還有上了年紀的長者，而所有人裡佔最大部份的還是成年人。

他們當中一個看起來似乎很盛氣凌人的男子向我們走過來，而其他也將目光投放在我、阿俊，還有先前的兩個中年男子，四人身上。

「歡迎你地。」他有禮貌地向我們招呼。

仔細看，他要比我們旁邊這兩位的中年男子要年輕多了。

「你地好。」我和阿俊也回應道。我不太習慣這種場合，反應顯然是有點生硬的。

「見到你地冇事真係太好，我地希望會有更多人係呢場災難之中倖存落嚟。」他語氣堅定地說。旁邊的眾人一直留意著他的說話，看樣子，他應該是這裡的領導或者主席一類的角色。

「我地都有諗過新城市仲有咁多生還者.....多啲人冇事梗係好事嚟嘅.....」阿俊說。

從他的語氣聽來，他似乎也是在勉強回應對方的話題。

「啱啊。係啦，仲未介紹，我地係『新世界議會』。」男子又介紹。

「『新世界議會』.....」我暗自自言自語。

「我叫阿源。程晰源。我係呢度嘅主席。」男子接下去說。

阿俊向我打眼色，然後向阿源說：「你叫我阿俊就得。」

「阿和。」我也自介，我知道阿俊很謹慎，不想他們知道我們的全名。

「阿俊、阿和，我帶你地認識一下其他人。」阿源說畢，向旁邊的一個青年男子走去，說：「呢位係我地嘅物資統計員，阿陶。佢負責指示資源嘅收集同利用，亦都諗緊長遠等我地可以自給自足嘅方法。」

「係，以後如果有咩需要即管同我講。」阿陶上前，向我們微躬。我和阿俊都同樣回躬。

我將目光放在默默坐在一旁拍打筆記本電腦鍵盤的小女孩，螢幕昏暗的燈光照著她小小的臉。

「哦，嗰位係紫宜。唔好睇佢年紀細細，佢IT簡直勁到痴線。」阿源說。

「『紙言』？」我聽不清楚阿源的話問。

「『紫宜』啊。」阿源又再說一遍。

阿源又補充到：「佢負責透過各種渠道嘗試同外界通訊。」

「突然之間咁多人死.....電訊商嘅設備係無人嘅未必可以維持運作到好耐.....所以要爭取時間透過互聯網搵其他嘅生還者。」

阿源繼續解釋說。

這位稱為紫宜的小女孩冷淡地望了我們一眼，又無視周圍發生什麼事情，繼續埋首在電腦的作業裡。

「你地其實知唔知道出面而家發生咗咩事嘍？」阿源問。

阿源語音落下，我和阿俊互相對視、默不作聲。我們完全不清楚為什麼阿源會這樣子問。

這條問題的題解不是沒有人知道的嗎？

## 17-被提論

「你地知道咩叫做『被提』嗎？」阿源又問。

聽到阿源的問題，我不自覺瞪大雙眼來，我曾經在外國的小說裡接觸過「被提」這一概念。

「唔知道.....你想講咩？」阿俊疑問道。

「『被提』係宗教嘅用語，係基督教末世論中的一種概念，有啲教徒認為當耶穌再臨嘅時候，已死的信徒將會被復活高升，活着的信徒也將會一起被送到天上與基督相會。」阿源解釋。

我和阿俊沉思起來。外國有些末日小說，的確會以「被提」作為世界毀滅的歸因。

「只有部份人獲得神嘅救贖帶走，其餘的人繼續留喺俗世.....」我原本只是想自言自語地說。誰知阿源回應了我的話：「就係咁。」

「即使點.....我地就係俾上帝選中冇死嗰啲人？」阿源問。

「恰好相反。」阿陶插話，又說下去：「我地可能係俾神遺棄嘅人。死咗嗰啲人反而已經喺天國享有永生。」

被提者有福，剩餘者有罪，只有罪人需要在污濁的人間繼續度過餘生、甚至被迫踏上萬劫不復的末路。

「\*.....完全匪夷所思.....」阿源反駁道。

因為阿源的提到的「被提」，我徑自沉思起來。

「當然啱先講嘅嘢只係一種假設。」阿源又補充：「不過我地其實搵到一啲關鍵資料。」

阿源說罷，打開自己手機，開啟一個我完全沒有聽過的網絡瀏覽器。

「我地而家要去deep web搵嘢，唔好學去上深網。」阿源說。

「唔好學咩姐.....而家世界都末日啦deep web仲鬼有人咩？」阿俊吐槽道。

不消一會，手機屏幕出現一個奇怪的網站。阿源便說：「嘩，就係呢個網。」

「等我睇過。」阿俊說，我和他留意網站的介面。

整個網站的背景都是詭異的深紅色的，還有一些錯亂的圖形線條，使得網頁黑色的文字閱讀起來很困難。

「嘩.....個網咁恐怖嘅.....」阿俊說。

「R.....A.....PT.....UR.....E。」我念念有詞起來。

「識唔識得個英文字點解？」阿源問。

「Rapture.....就係『被提』嘅英文。」我答。

阿源點起頭來。

我還隱約能看見這個網站有「11/8」的標記，就是今天的日期。

「等陣.....好詭異。」阿俊說。

「值得留意嘅係我check咗個website嘅最後更新時間係一個月前。」阿源說。

「你意思係，整呢個page果個人預知到今日嘅事？預知到有『被提』發生？」我問。

「唔唔。所以我地懷疑呢個網頁同而家發生嘅事好有關係。就算其實唔係關『被提』事，世界毀滅都好可能關整呢個page嘅人事。佢可能知情，甚至係佢所策劃.....」阿源分析道。

「點可能一瞬間殺到咁多人.....」阿俊喃喃自語。

我完全沉默起來，頭袋只剩下一片的混亂。

「我地而家好多嘢都唔知。」阿源回應：「出面成個世界已經崩潰.....至少我地識得嘅香港已經變成一個死城.....」

「而家我地唯有好好計劃一下點樣生存，然後再慢慢去搵事情嘅真相。」他又說。

## 18-夜行

「我地係『新世界議會』，顧名思義，我地呢度嘅人就係用我地弱小嘅力量嘗試重建新世界。」  
他現在已經崩解的世界創造一個新世界。阿源望向草地外的沙田夜景，看起來很有抱負地說著。

「你地會唔會加入我地？」阿源接著就問。

「我地就.....」在我猶豫著要作出什麼回應的時候，阿俊搶先回應道：「唔啦.....我地始終比較想返屋企打打機過日子。」

「係囉.....我地唔太慣同咁多人一齊。」我也附和道。我原先其實是想說「同咁多陌生人一齊」。

「好快就慣啲啦。」阿源似乎想挽留我們。

「唔啦。我地應該唔會想留喺度。」阿俊再拒絕。

「咁好啦.....」阿源面上難掩失望的神色，這時又說：「你地住邊，可唔可以俾俾地址我？」

「你地.....要我地地址嚟做咩嘢？」阿俊質問。

「之後有咩急事都可以搵到你地啊嘛。」阿源答。

阿俊沉默了，阿源則打開手機記事簿，繼續說：「留一留底個地址、同手機number喺度啊。」  
剛才阿源說過阿陶是負責資源管理，就是說議會其實有一定程度的物資儲備，和他們留下聯繫方法、為自己留一條後路也是一件好事。議會看起來又不像是什麼懷有惡意的組織，就只不過是生還者的團體。區區地址就給他們吧。

「好。」阿俊果不然還是答應了。

「咁你地準備返去啦？」阿源問。阿俊和我點頭。

「你地要小心。」阿源又向我們說。

一會以後，草地的人們紛紛向我和阿俊兩個人互相道別，我們便經空寂的商場打算回去阿俊的家。

路上，阿俊突然說起：「我真係好唔慣應酬咁多陌生人。」

「我都係。」我附和道，但又說：「不過都係好事嘅.....知道咗仲有咁多人未死。」

「都係嘅。」阿俊回應：「新世界.....」

望著無人的商場室內，阿俊這時提議：「去7仔買買嘢飲？」

「好啊。」我同意。

「如果.....」我說，然後欲言又止。

「咩？」

「冇嘢.....我喺度諗，就算真係比佢地整到個『新世界』、整到個『新香港』出嚟，救到仍然仲生存緊嘅人，但係就對已經死咗嘅人就束手無策.....唔會好唔公平咩？」我毫無邏輯地亂說一遍：「成個沙田都有晒活人.....淨係得塊草地上面嘅人仲生拗拗.....」

「阿和。呢個世界唔係本身就係咁咩.....」阿俊回應：「始終『人死不能復生』。公平唔公平都好，我地冇辦法。」

來到7-11便利店，我和阿俊從冰箱中取過罐裝飲料，拉開扣環就暢飲起來。

突然，店舖旁邊有一位身穿很熟悉的校服的女生走過，我和阿俊望了過去。

看她的樣子好像很疲倦的、神情很呆滯，她似乎並沒有注意到我們兩個。

「佢同沙角商場個女仔一樣，都係沙官學生.....但係睇樣就唔係同一個人。」阿俊說，拿出了手機，又說：「通知一下佢地兩個先。」

他在whatsapp打訊息，一會就把手機收起來。

「同佢地講咗？」我問。

「已經講咗但係佢地未仲讀message。」阿俊答。

「咁啊.....」我回應。

女生向我們來這商場的時候的那邊入口走去，消失不見。

## 19-匿藏的殺意

晚上九時左右，我們才正式沿剛才來的時候起步回阿俊的家。

「返去玩咩好？又玩《魔Hunt》？」阿俊問，我們兩個又走過新城市商場前城門河的那道橋。

「好啊。」我答。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靜謐的沙田市，我忍不住拖慢腳步欣賞這個難得一見的夜景。路燈將周圍冷清的街道照亮，河水也映出橙色的光暈。

「我仲有套舊RPG想用PSP玩。」我說。阿俊的家除了PS4也有PSP這種史前時代的產物。

「咩Game？」阿俊問。

「恐怖Game。《屍體派對》。」我答。

「\*咁重口.....等等.....有電話.....」阿俊回應。

這時候阿俊的手機響了，他從褲袋拿過了手機，接聽來電。

「喂？」阿俊說。

「沙角商場個兩個人。」阿俊又細聲地和我說，說明來電者的身份。

「開擴音啦。」我要求，阿俊擺出了「OK」的手勢，然後開啟了手機的擴音器。

手機傳來女聲：「喂喂？」

「我地喺度。」阿俊回應。

「我地有急事要同你地講！」女聲應該是來自林海欣，她說。

「你地有冇同『新世界議會』班人接觸？」對面的男子說，他應該就是何念慈。

「啊，有啊。你地又知道佢地嘅？」阿俊回應。

「喺先有個同我地同校嘅人俾人一直追殺.....」阿欣說：「而佢之前曾經見過『新世界議會』啲人。」

「聽你地咁講即係你地都曾經同『新世界議會』嘅人來往過。」阿慈又說。

「\*街.....我地仲俾咗地址佢地.....」阿俊慌張起來。

「俾人追殺個個女仔.....喺先一直有我地phone

contact。佢由屋企一直走路.....就係幾分鐘之前，佢嚟到咗沙角商場，即係我同阿慈喺嘅地方。但係佢已經全身傷晒，仲要傷得好重.....好快就斷咗氣。」阿欣悲傷地說。

「佢一路話自己俾『新世界議會』班人發現咗住邊.....然後就俾人mark住咗做目標。」阿欣又補充說。

我和阿俊陷入一片恐慌。

「\*！邊可能？如果佢地要殺我地喺先咁多人又唔圍死我地？」阿俊拼命否定阿欣的說法。

「我地而家好多嘢都唔知。」阿慈冷靜地回應。

「我地而家好多嘢都唔知.....」阿俊激動地說：「咁算咩意思姐！我地咩都唔知.....好似比人玩咁.....」

「唔知道你地有冇發覺一樣好奇怪嘅嘢。」阿慈突然說：「如果世界末日啲人冇死晒嘅話，應該會喺網上啲forum.....咩高登連登搵到好多Post先啱.....」

「咦.....好似又係嗰.....等等.....」我立即用手機上網找網絡討論區的帖文和留言。

「然後你地會發現全部post都係喺今朝早突然死勁多人嘅事件之前。」阿慈又說。

「吓.....但係大家仲上到網嚟嗰。」阿俊感到奇怪地說。

「而家其實連whatsapp都已經用唔到。」阿慈再說：「所以頭先同我地同校個人都係一直phone call我.....whatsapp已經完全冇辦法用嚟連絡.....」

「冇理由啱.....我下晝仲send咗阿慈個phone number俾你地，你地兩個都seen咗過嗰。」阿俊說。

「等等.....你地喺先收唔收到阿俊send俾你地嗰幅相？」我靈機一動、問。

「我地都發現whatsapp係呢幾個鐘先虧咗.....相？咩相啊？」對面的回答使我和阿俊完全愣住。

「我地影咗有個沙官學生，喺新城市間7-11隔離.....」阿俊說。

「真係冇收到嗰。」阿慈回答。

「我都有.....」阿欣也回答。

聽到他們兩個的回應，我頓時感到渾身發寒。

「所以我地嘅猜測係.....」阿欣說：「全世界嘅互聯網現在正處於一種監控下。」

## 20-避難所

「俾人追殺嗰個女仔.....會唔會就係我地啱先見到嗰個人？」阿俊說。

「冇人知.....」我回應。

「你地要小心啲。我地目前知道兇手可能係『新世界議會』嘅人.....」電話裡阿欣說：「如果佢地要喺呢種時候殺人，好可能本身就同世界末日有關係.....甚至可能連個網絡監控都係佢地搞嘅。」

「\*唔\*係啲.....佢地都懷疑係一個暗網組織搞呢件事.....」我想起印有「被提」一字的那個網頁，說。

「咁賊喊抓賊都有可能嘅。」阿欣又回應。

「你地要小心.....有啲咩事情第一時間call我地。我地睇下可以點幫你地。」阿慈說。

我和阿俊呆滯地望著城門河。

「咁而家一定唔會返去屋企送死㗎啦.....所以我地去邊過夜好？」阿俊率先開口問。

「我而家諗到一個好白痴嘅地方.....」我回應。

一會之後，我們故意繞過新城市，為了安全起見走了更遠路程的冤枉路，來到Homesquare(新城市一旁的商場)。

Homesquare和新城市商場一樣都很寂靜，但是地下幾乎沒有多少屍體，可見Homesquare平時的人流其實比較少。

我和阿俊兩個站在地下層的廣場上。

「去頂樓IKEA。」我說。(註：「IKEA」，即「宜家家居」，通常佔商場幾層、專售家用品的大型店舖，裡面會有模擬的家居單位。)

「\*.....咁痴線嘅嘢都俾你諗到。你都真係幾痴線.....」他說。

IKEA裡有模擬單位，可以充當臨時的居所，環境還挺舒適的，裡面還有賣餐點和包裝食物的地方，既提供住宿的地方同時也保證了食物供應。還有，議會的人就算想殺害我們，也不會想到我們竟然會來到這種地方，是很安全的庇護所。

「一流嘅避難所。」阿俊稱讚道。我們爬了幾層的扶手電梯，來到頂樓前一層，那裡是IKEA的入口。

「入去揀單位啦。」我說：「\*.....對於我呢啲一世都買唔到樓嘅窮\*.....世界末日反而俾咗機會我地周圍揀地方住。」

「香港嘅樓真係好\*貴，要末日先有自己樓住。」阿俊吐槽道。

走過一間懷舊風的單位，裡頭照明的燈泡被由紙條做的球籠遮去了一部份的光，那是為了襯托房間的氣氛而設計的。

「呢間？」我指著那個單位問。

「\*是旦啦，就呢個。有得你住仲唔住？」阿俊答。

聽著他的回答，我不禁以做閱讀理解卷的方式，將他和香港人買樓的心態扯上關係。

「你上格床定我上格？」我又問。

「我下格啦。」阿俊答。

阿俊向單位走了過去。

我們各自將行裝放到床上，然後就躺了上去，各自玩起手機來。

「喂，我SMS同沙角嗰兩個人講聲我地喺邊。」阿俊說。

「好啊。」我回應。

「擺定把鋸出嚟.....一陣間有咩事都可以同人打。」阿俊又說。

下格床傳來背囊被拉開還有東西被翻動的聲音。

我把手機放在一邊，放鬆地平躺在床上，閉上雙眼。

此刻的我正幻想著自己在家裡熟悉的床褥上躺著，今天所經歷的一切都只不過是過度疲憊的錯覺.....

## 21-夜宵

「阿和你去唔去食宵夜？」阿俊說。

「你講咩？」在玩恐怖RPG遊戲的我摘下了耳機。

「問你食唔食宵夜。」阿俊重複說。「好啊。」我回應。

然後，我們在夜裡的IKEA開始了探險，目的地是IKEA出口前的食物區。

「好想沖杯咖啡飲.....再加塊蝴蝶餅。」阿俊在嚷著，同時雙手揮動著手上的電鋸。

「推理RPG嘅2位Player，而家拎住武器上古木工電鋸一把，挑戰地圖『末日後IKEA』。」我要白痴地說。

「你係唔係.....玩像素RPG玩到中晒毒？」阿俊吐槽道，作勢要用電鋸砍我。

我誇張地閃開，再說：「喂.....唔好開『PVP』.....嚴禁同隊傷害。」(註：「PVP」即「Player vs player」)

「唔開PVP點好玩你睇下㗎？咦.....呢啲係衣櫃.....定儲物櫃嚟㗎？」阿俊見到櫃子的專區，問。

「可以喱埋喺入面避怪。」我又說。

(註：恐怖RPG《青鬼》和其他類似RPG的梗，藏在地圖的儲物櫃中可以避過怪物的追殺)

「唔會焗死人咩.....直接拎鋸同佢打過唔係仲好咩。」阿俊又吐槽。他真不愧是行動派.....

經過售賣不同家居用品的專區，我和阿俊一路來都在各種的搞事。

「\*你手上拎住咁多鉛筆同紙尺做咩？」阿俊問。

「你都拎住啲大佬。習慣嚟㗎嘛。」我回應。

(註：去IKEA的傳統就是亂取它原本讓人用來量度家具的鉛筆和紙尺，好吧這是反面教材.....)

來到IKEA最後的專區——食物區，正當我和阿俊打算思索要吃什麼宵夜才好的時候，我們兩個忽然發現不遠處預留給顧客用餐的地方，正坐著一個小女孩。

我和阿俊幾乎都被無故在這裡出現的這個人嚇著了。她的樣子讓人感到很熟悉，阿俊嘴裡細聲唸著「咁熟嘅邊位啊」。

「佢咪係.....」望了幾眼，我很肯定自己曾經在哪裡見過這個女生。

我終於想起來，說：「佢叫『紫宜』.....咪就係我地啱先係議會見到負責研究電腦通訊嗰個女仔。」那個女孩好像是聽到我們在說話，開口說話。

「你地.....而家網絡係咪有問題？」

紫宜並沒有從膝上的筆記本電腦移開視線，完全沒有和我們眼神接觸。

「咩啊.....NPC角咁嘅.....一嚟就問你『網絡係咪有問題』.....」阿俊細聲吐槽道。

「\*.....你真係好\*衰.....」我回應阿俊。

聽到阿俊很壞的說話，我其實差點忍不住傻笑，幸好我能急忙正經地回應她：「係啊。」

「你地知唔知道『新世界議會』班人control緊其他人嘅網絡？」紫宜又問。

「你唔係議會嘅咩？做咩同我地講呢啲嘢？」阿俊反問。

「好多事情你地唔知道。」小小的紫宜在喝著和她的年紀完全不乎的無糖咖啡，說：「你地使唔使去整本嘢飲再慢慢講？」

我和阿俊相視，便離開去廚房拿紙杯和隔熱墊，再去咖啡機沖咖啡。

等熾熱的咖啡稍為冷卻下來的時候，我向紫宜問：「你係咪早知道我地喺度？」

「唔單止知道你地喺度，我仲知道你地同沙角班人講咗啲咩。」紫宜答。

我和阿俊完全地默靜下來。

紫宜見狀，停止了拍打鍵盤，終於望向我倆。

她的眼神中透出了她那種年紀本來不應該擁有一種的冷靜與決絕。這種難以言喻的神情，早在先前和「新世界議會」的人接觸時見到她的時候，我就已經察覺到了。我知道，她絕對不是簡簡單單的小女孩。



「但係.....」紫宜唸著。

「但係？」阿俊問著。

「你地可以放心。我企喺你地個邊。」紫宜這樣說。

## 22-網絡控制系統

「你地點知道咁多嘢㗎？」阿俊焦急地問。

「原本你地講『你地』係冇錯嘅。」紫宜回應：「之不過而家係淨係得返我一個知道。」我和阿俊不明所以地注視著她。她又把視線聚焦在自己的電腦上。

「我不斷俾假嘅定位資訊俾議會個Database(資料數據庫)。」紫宜又說：「議會班人而家以為你地係另一度，換言之，你地而家暫時係安全嘅。」

「咁你又點知道我地係邊？」阿俊追問。

紫宜聲音沒有起伏地回答：「你地啱先唔係俾咗個手機number我地咩？」

「咁.....就可以追蹤定位啦？」我問。

「仲可以偷聽你地啲對話。」紫宜又答。

「痴\*線㗎.....」阿俊不忿地喊叫著。

「而家個成個網絡都俾議會嗰人控制緊。議會佢地班人，想封鎖網絡資訊流通、又或者係監視個人資料，係易如反掌嘅。」紫宜又說。

「\*.....佢地咁做有咩用？」阿俊問。紫宜沒有回答。

「unlock返你地啲whatsapp先，你地應該想同沙角班人可以即時聯絡㗎嘛。」她又忙著電腦上的作業，答非所問地回應著。

「咁樣阻止嗰人交流.....唔係只會令而家嘅情況更差咩？議會班人到底想做咩.....」我納悶地說。紫宜似乎還是不想回答。

她到底是不知情、還是不願回應？

「佢個network control

system(網絡控制系統)好複雜，你地最好凡事都小心啲。」紫宜終於說：「佢地到底真正想做咩，我都唔知道。」

「點解你要幫我地？」阿俊問。

「因為我同佢地唔同。」紫宜毫無猶疑地答。

末日災難、靜童失蹤、新世界議會、手機與網絡監控、突然出現的小女孩.....這一切到底有著什麼關聯？

我不知不覺間喝完手上的暖咖啡，IKEA的冷氣又使我的身體寒冷起來。

其實也未必只和冷氣有關。

過去的八月天，從來沒有有過如此冰冷的日子。

「阿俊，沖多杯先。」我說畢，又走到咖啡機前。

「你早啲休息好過啦。」紫宜出乎意料地跟我說。

我轉身看著表現異常成熟的她，總是很冷靜很沉著的她。

「你有資格講呢句咩？年紀細細學人飲咖啡。」阿俊直接吐槽道。

「切.....」紫宜嗤之以鼻，說：「我搵唔條小朋友唔飲得咖啡嘅logic。」

「嘩咁囂張都有.....」阿俊不爽地反駁。

「既然你乎合咗『廢柴』嘅condition，咁我就要loop『囂張』呢個output㗎啦。」紫宜回駁的時候不帶半點開玩笑應該有的神情。

「你繼續慢慢同部電腦鬧交.....」我向阿俊吐槽，然後沖起咖啡來。

阿俊用電鋸的背朝我撞過來，使得我忍不住痛喊：「好痛！痴線㗎？我沖緊嘢啊頂你.....」

我想我們要慶幸紫宜不是和我們敵對的，以她的聰明才智絕對能夠輕易將我們害死的。

然而她選擇了拯救我們、她選擇了對完全不認識的我們伸出援手。

我喝起一杯新的熱咖啡，思索著一些的事情。

比如說.....

我把咖啡杯放到身旁的某處上，望著窗外廣闊而淒涼的沙田夜景。  
我們身處在的這個已經崩塌的世界裡頭，到底隱藏著什麼樣的惡意？  
而我們又應該怎樣繼續存活下去？

## 23-災難再臨

就在我定格似的向著外面的夜景沉思的時候，腳踏的地板突然微微搖晃起來。

「喂.....做咩震震地嘅。」阿俊的說話使我回個神來，我即刻開始留意著自己的腳下有沒有任何的晃動。

「係喎.....今朝早都突然有地震。」我說完，望向不遠的掛鐘。現在其實已經過午夜，上兩次突如其來地震正確來說應該是昨天早上的事情。

如同稍早才發生完似的，我很清楚的記得，就在那場天動地搖的大地震過後，我們所在的這座城市無可逆轉地變成了橫屍遍佈的死城。

先前的兩次震動中，一次稍為弱，一次很強勁。

然後現在，教科書白底黑字寫明不可能有地震的香港又再發生震動起來。而搖晃的強度正在漸增。

原本一直在忙著某種電腦作業的紫宜，此刻也正望著室內的環境。

「\*.....洗唔洗走路啊？」阿俊言帶焦灼地說著。

「佢又唔似係好強嘅地震喎.....對比起上兩次，今次弱咗勁多。」我用鞋在地板上磨蹭著，說。轉眼間，晃動又完全地靜止下來。

「呢次地震廢到死。」阿俊吐槽道，我原本想反噏他說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強勁的地震。結果房間裡並沒有響起任何回應阿俊的人聲，只有兩下物體撞擊的聲音，地板地再次地震動了一下。

我瞬間跌倒在地上，難以忍受的劇痛從身上每一寸皮肉襲來，身體裡的器官就像全都被撕裂了一般的痛苦湧現。

「阿和？阿和？你做咩事啊？唔好嚇我啊！喂！\*你！應我啊！」我只聽到阿俊慌張地在呼喚我。

我眼前視線已經完全地模糊起來，現在的我就像掉到水裡快要溺斃的垂死人。

「好.....痛.....」我拼命試著迫出兩只字來，身體因為刺痛正瘋狂地在抽搐著。

「喂？紫宜？你又做咩？冇嘢啊嗎？你地而家我應該點啊？呢種時候call白車又有鬼用咩？」

阿俊又在叫喊著。地板又傳來另一次的撞擊聲，看來紫宜也同樣地跌到地上去。

劇烈痛楚終於漸漸消去，疲倦至極的我只好繼續攤在地上。

「阿和你冇事啦？大好啦！」阿俊見到我好過來，抹去面上的驚恐，說。

「阿紫宜呢？」我轉動身體望向紫宜她。

她在一角蜷縮著，身體正在抖顫不停。

「喂.....喂？」阿俊嘗試叫她，她依舊沒有給予明顯的回應。

直到我們聽到她細聲的斷斷續續地說著：「好.....辛.....苦.....」

「\*.....上次地震之後死咗咁多人。今次又點啊？」阿俊急忙衝上前守在紫宜隔鄰。

「而家咁不如搵『新世界議會』佢地班人求救？」我見情況不妙，提議道。

「\*你係唔係傻㗎？叫佢地嚟掙\*屎我地啊？」阿俊大聲地回應道。

「但係而家情況咁危急我地又唔識醫人.....都唔知佢而家做咩事咁辛苦.....」我喃喃地說著。

紫宜突然動作僵硬地揮動自己的雙手，我知道她是想表達她並不想我聯絡議會的人。

「好.....咁我地而家洗唔洗去搵啲咩必利痛.....止痛藥.....之類嘅俾佢食。」我又說。

「都好，你落樓下.....唔\*係喎.....Homesquare好似冇地方賣藥。」阿俊回應，此時紫宜隱約在發出淒厲的呻吟聲。

「\*.....真係好\*慘.....我睇落眼！我去搵下IKEA啲急救箱冇冇止痛藥！」說罷，我就準備轉身起步跑去找藥。

幾乎與此同時，紫宜突然失去了知覺，「咁」的一聲倒了在地上。

而我和阿俊愣在一旁、目睹這一幕。

## 24-我們

「唔好意思.....我想救人姐.....」我細聲地自言自語，再起勁地搬起紫宜。我始於是在和靜童交往，接觸到其他女孩子的身體讓我有過意不去的感覺。我很是在意我的手就托著她的大腿這事，又薄又短的小裙根本遮蓋不住她一寸的肌膚，一種深邃的罪惡感無限的在我心頭叢生著。我們正把失去意識的紫宜搬回剛才我們那個暫住的單位附近的床上，走了好一段迂迴曲折的路，我們終於回到來了。

「\*.....嚟嗰陣有咁大段路咩？」阿俊無奈地說，然後氣喘著。  
「我地抬住個人緊係覺得條路又劫又長啦。」我回應他說。  
紫宜現在仍然還有呼吸的跡象，應該只是昏迷，希望沒有什麼生命危險。我們目前對她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更別提可以提供什麼治療的。  
來到我們的雙層床，我和阿俊小心翼翼地將她放到下格床上。替她蓋上被窩，我們才終於能稍為鬆過一口氣過來。

我和阿俊守在床邊，坐在木椅上。  
「希望佢冇事啦.....」我首先開口。  
「我地好似做咗佢老豆咁。」阿俊開玩笑道，我苦笑了起來。  
我看著她，紫宜此刻和普通的小孩子沒有什麼分別。  
她終於少了一份本來不應該擁有的過份成熟，卻意外地多了一份惹人憐愛的睡相。  
「話時話，你洗唔洗打個電話俾沙角嗰兩個人知道紫宜件事？」我突然提起。  
阿俊想了想，回應：「好啊。等等啊.....」

阿俊說畢，拿出手機準備撥號。  
我這時說起：「喺先，地震淨係發生咗一次，而且好弱.....」  
「我諗緊會唔會係餘震。」阿俊回應我。  
「係囉。」我也拿過手機，原本打算找遊戲打發時間，我卻不自控地打了個大呵欠。  
阿俊這時正等對面接電話，見我疲累的模樣，便說：「你不如瞓陣先啦。」  
「唔啦.....我仲OK精神。」我撒謊道。  
「嘩打完咁大個喊路仲喺度講大話？」阿俊立即回應道。  
「喂.....我係阿俊啊.....」此時阿俊的電話打通了，他開始跟對面說起話來。  
「我地而家喺IKEA.....冇咩事.....喺先IKEA仲有個細路女，佢暈咗.....係係.....佢係議會嘅人.....」阿俊又說。

我又忍不住打了個呵欠，阿俊放下電話來，跟我說：「你不如真係瞓陣先.....」  
既然阿俊會說這種話，看來對面並沒有發生太嚴重的事情，太好了。  
「好.....我瞓一陣.....」我本來還想否認自己很累，但是我的身體不允許我作出這個回應。  
說罷，我就閉上雙眼來，趴在IKEA的書桌上休息起來。  
就算我並沒有入睡應該擁有的安心感和心情，因為太疲憊的關係，我還是很很快就進入矇矓的意識之中。

阿俊通電話的聲音還沒有消去，說話卻已經溶化成無法理解的語言。  
夢裡我就和平時沒什麼分別地慢行在城門河的河邊小徑上。  
八月的炎陽把我的皮膚照得發燙的，卻依然沒有照清楚旁邊靜童的面孔。  
她的臉上竟是完全空洞的，並沒有任何的東西。  
靜童是什麼樣子的？  
我發覺自己有點忘記了。  
我拼命在夢裡頭回想著、再回想著。

## 25-翌日早上

有些時候，早上醒來的我會這樣胡思亂想著

——我只不過是由一個夢境，游走到另一個更大的夢世界裡頭。

我可能只是這個稱為「現實」的世界裡的一位過客。

IKEA店裡的冷氣讓我醒了過來，我從書桌上抬起頭來，望著眼前的景象。我清楚知道昨天的一切都並不是夢境，我依然還留在那個已經毀滅了的世界裡頭。

阿俊他在旁邊的椅上睡著，而紫宜不在床上。

阿俊似乎察覺到我睡醒了，開始有點動靜起來。

「啊.....早晨啊。而家幾點啊？」阿俊帶著困意、不清楚地說著。

「早晨。」

他從床尾拿過了自己的手機，亮起螢幕，說：「九點幾啦。」

這表示我們已經平安地度過了世界末日後的第一個晚上。

「出唔出去食早餐？」他又提議道。

「去咪去。」我答應了，我也同想有想周圍走走的想法。

阿俊留意著身邊，忽然皺起眉。

「紫宜呢？」他也發覺到紫宜消失不見，疑惑地說。

「我都唔知，我醒咗都有幾耐。」我回應阿俊。

阿俊定格了一下，又說：「佢唔會係自己唔知去咗邊呀嗎.....」

「我諗就係啦。」我又應道。

我們到店裡的洗手間稍作梳洗，至於梳洗用品當然就是「就地取材」的。

回到留宿的雙層床，各自收拾好自己的行裝以後，我們就開始離開Homesquare這棟商場。

「朝早咁出嚟行下，心情係會好啲嘅。」

我們隨著扶手電梯的落下來到商場的出口。推開大門，沙田的街道就在面前。

「不如就去第一城？」我說。阿俊幾乎與此同時就起步出發了，並回應：「好。」

回想著，昨天我們也有說過要去第一城，雖然因為下雨的關係改到沙角邨去了，但也正因如此才會遇到了那兩個人——阿欣與阿慈。

「\*.....啲屍咁樣擺喺度，真係好\*核突。」阿俊說著，我才留意到路邊的屍體依然滿佈著。棄置了一天後，暴露的肉體已經開始腐爛得不堪入目。

「仲話想出嚟散散心。冇計啦.....」我帶著埋怨地說。

不知不覺間，又來到城門河的河邊，清晨的陽光將河水照得耀目的。

「去到第一城食咩好呢.....」阿俊在嚷著。

「見到有咩再考慮都唔遲.....」我答：「話說做咩世界末日仲咁悠閒咁款.....」

我吐槽道。

「唔好咩？」

阿俊的回應出乎我所料。

「冇人叫你應.....」我說。

「我地都唔知道仲可以咁樣過幾耐。」阿俊認真地說著，害我完全不曉得要怎麼樣回應才是。

陽光並沒有把我徹底的喚醒，我拼命地抵抗著襲來睡意。

附近的很多事物都已經變了樣，彷彿是這個世界的迷途路人的我們，又可以在這裡過多少平常的日子？

## 26-早餐

「點解原本話嚟食早餐.....而家會演變成嚟打邊爐㗎？」我困惑地吐槽著。

「咁咪幾好！」阿俊已經夾起火鍋食材，說。阿欣也朝我豎起拇指，說：「好好食啊！」

「邊有人會晨早流流打邊爐.....」我再沒氣沒力地吐槽。

到底什麼的因由會導致現在的這個局面？我不禁在回想。

在我和阿俊來到第一城商場之後，我們收到阿欣的來電，說她和阿俊在第一城的二樓一間火鍋店。

「嘩.....咁啱啊？我地已經喺商場門口。好！我地即刻就嚟。」阿俊毫無猶疑就答應了和對方一起食火鍋的邀請。

我看著眼前的火鍋湯，暗自感嘆著機率這回事真是微妙。

「琴日又係咁無啦啦就喺沙角撞到佢地兩個。」阿俊說。

「啱啊.....」我望著阿欣和阿慈，我又不由得在意起他倆旁邊的一個陌生人。

「話說.....佢係？」我向阿欣阿慈問。

那個短髮的女生同樣穿著沙田官立中學的校服，應該是和阿欣阿慈他們同一所學校的朋友。是說，她的坐姿很不檢點，雙腳都放在椅上，校裙並沒有好好的遮擋一些東西，如果此時在她前面站著，她肯定是要春光乍洩。

「關蕭兒，阿兒。」她毫無羞澀地親自答我。

「哦，我叫阿和。」我也表明自己身份。

「我叫阿俊。」阿俊也接著說。

她這時從旁邊取過一枝很是沉重的玩意，我和阿俊見後愣了起來。

「我負責做sniper。」她把一枝長得幾乎和一個人差不多高的槍放在火鍋店的桌子上。

她很認真地在瞄準著什麼，然後一聲巨響，槍管向著的玻璃窗便碎了一大截。

我們其餘四人像是害怕打雷的小孩遇著巨大雷響一樣，全都惶恐的縮起身體來。

「喂！你咪亂開槍啦！」阿慈責備道。

「痴線㗎.....」我喃喃自語道。

「我好中意人地咁讚我。」她露出令人發寒的笑聲。

我以前還沒有近距離聽過槍聲，這比我想像中要震撼，也要更來的細聲。

「我裝咗消音管係細聲啲㗎啦。」她似乎是猜到我在想什麼，徑自說。

「於是你地搵咗個痴線佬返嚟增加戰力？」阿俊向阿欣和阿慈問。

「咩『痴線佬』啊？我女仔嚟㗎啱！」阿兒抗議地說。聽到她的說話，我差點忍不住想要吐槽她。

算了，我不想嘗試被狙擊槍近距離爆頭的滋味。

「係啊。佢係我地嘅好朋友。」阿欣回應。

「你地係點識到唔知點解可以搵到真槍嚟玩嘅朋友㗎.....」我很細聲地自言自語。

認真想想，既然已經世界末日，其實要去偷槍械都不是什麼難事。

這時，我突然聽到阿俊的電話響了起來。

「喂！你電話響。」我跟阿俊說。

阿俊吞下牛肉然後抱怨道：「食緊嘢邊Q個打電話嚟.....」

他從褲袋拿出手機，又說：「唔知個number係邊個嚟.....」

火鍋店裡的其餘四人都注視著將要接通電話的阿俊。

「喂？」阿俊首先跟對方說。

接著他靜了好一會，電話的另一頭似乎說了很多說話。

一會過後，阿俊面向著我們，說：「紫宜佢叫我地十一點喺沙田圖書館等。佢話有啲非常急同埋好重要的事。」

## 27-圖書館

就在十二點左右，我們五人一同到來就在新城市附近的沙田圖書館。這裡也是在災難發生之後不久我和阿俊會合的地方。

來到二樓，我們要找紫宜就蹲在打印機旁，又埋首在某種電腦工作裡。

「你地嚟啦？咦.....仲帶埋三個我唔識嘅人。」紫宜開口說，依然沒有和我們眼神對視。

「你自己走咗去，我同阿和仲好驚你有咩事。佢地係喺沙角附近識嘅生還者。」阿俊跟她說，她並沒有作出回應。

阿欣她們三人上前介紹自己，紫宜也禮貌地介紹了自己的名字。

「我有啲嘢要俾你地睇。」紫宜說：「記住呢度嘅事呢度散。」

說罷，圖書館的打印機傳來運作的聲響。我這下子終於明白紫宜約我們在圖書館見面的原因。

一張又一張文件打完，紫宜從背囊拿出牛皮大信封，把整疊紙整齊地放了進去。

「啦。擺去睇。」她把裝著某種資料的這個信封交了給我。

旁邊的眾人急不及待想要看裡面的內容，很靠近我地注視著這份神秘的東西，我小心翼翼地把這個信封拆開來。

文件的第一頁寫著一行以新細明體印刷的字句。

「試驗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初期研究計劃報告.....繁中譯本。」我唸著。

這份是繁中譯本「試驗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的初期研究計劃報告？

我們眾人很是疑惑不解地試著理解這組文字。

「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阿俊重複地讀著，又說：「咩嚟㗎？又『死亡』又『特殊病毒』.....好恐怖.....」

「下一頁啦。」阿欣催促著，我往內文揭。

「此文件僅限獲得批准的內部人員翻閱。」我又讀。

「即係呢份係機密文件呢過㗎。咦.....上面的確有個寫住『confidential』嘅logo。」阿慈說。

「呢頁都係冇料到嘅.....下一版啦。」這次換成阿俊在催促。

下一版是長長的文字報告內文，詳列很多不可意義的事情。

「試驗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研究計劃」是一頂秘密研究，旨在研究人類及其他生物在特定震動頻率下的特殊生理反應、以及研究新病毒株「NW-01」對生命形成抗共振性死亡的保護作用。

新型病毒「NW-01」對人類免疫系列有高度抗性，且並不會大規模攻擊體內的任何組織。

尚無任何跡象顯示病毒「NW-01」具有致命性。

病毒「NW-01」能在宿主體內潛伏極長的時間，以尚未明確的機制保護宿主免受共振性傷害。

注意病毒「NW-01」的基因組和其他病毒擁有巨大的基因差異性。

注意病毒「NW-01」及其基因編碼皆不能隨便外洩，亦不應讓大眾發覺到病毒「NW-01」的存在。

「抗生物共振性死亡」裡的「生物」一詞優先指人類，人類的價值應該絕對地凌駕於任何物種之上。任何時候都應以人類的延續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必要時應放棄部份人命以換取文明整體的未來。

.....

「咩嘢係『NW-01』病毒啊？」阿兒問。

「咩嚟㗎.....」對著這份文件，我們只感到完全的匪夷所思。

究竟這份來歷不明的文件上寫的「病毒」，是什麼？

到底紫宜從什麼地方得到我手頭上的這份機密資料？她又想向我表達什麼？

「我而家手上拎住呢枝係免疫系統抑制藥——Sandimmun。」紫宜這時說起話來，我們五個人同時望后她。

她手上拿著的一枝醫用針筒，裡面有透明的藥劑。

「佢將會係我地得知真相嘅重要道具。」她又說。



「吓？」阿俊出聲。

「你地讀下份嘢嘅備註。」紫宜說。

我翻到更後的頁數。

「『免疫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無效』個註釋個度。」紫宜又補充。

我們仔細地讀著那段文字。

「免疫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無效」源於自身免疫系統過強，強烈地攻擊「NW-01」病毒，造成「NW-01」對生命形成抗共振性死亡的保護作用失效。發生此類狀況的實驗體，應盡快施行免疫系統T細胞抑制劑注射，以免自身免疫系統產生針對「NW-01」病毒的免疫力、不可撓回。

(註：而紫宜所說的「Sandimmun」(環孢黴素)是一種免疫系統抑制藥物，能專門選擇性抑制T細胞的分裂機制，從而阻止免疫系統的運作。)

「佢係講緊咩？」我問。

「琴日我同你咪喺地震之後出現全身劇痛嘅狀況嘅？」紫宜說。

我渾身發寒起來。

「我地在座每一個冇喺末日死到嘅人，可能身體入面有『NW-01』呢種病毒先會冇事冇死。但係我同阿和既然會出現劇痛嘅反應，應該我地兩個的身體入面嘅『NW-01』呢種病毒已經開始少緊。所以先冇咗份文件入面講嘅『抗共振性死亡保護作用』。」紫宜繼續說下去。

在場的全部人都默靜起來，沒有人知道要怎樣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詭異資訊。

這樣說，現在依然能活下來的人，都是因為「NW-01」病毒的「保護作用」而避過了災劫、都是研究「NW-01」計劃的實驗體？

## 28-病毒計劃

紫宜罕見地收起了她的筆記本電腦，站了起來。

「阿和，我地兩個都要打枝針。」她語氣聽起來很凝重地對我說。

聽到她的說話，我一時間還沒辦法反應過來。

「基於一啲嘅原因，我認為有啲生還者體內或者根本冇所謂『NW-01』嘅病毒。至於佢地會冇嘢大地震死到，應該係一種意料之外，亦都係『新世界議會』班人嘅意料之外。話唔定有除咗病毒以外，可以產生「抗共振性死亡保護作用」嘅機制.....」紫宜說。

「你咁講.....即係呢份文件同議會班人有關係？」阿俊察覺到紫宜提到「新世界議會」，就趕急地追問。

「我覺得可能好有關係。」紫宜答。

「而我要證明自己推論係正確嘅。」她又說。

坦白說，雖然我現在已經是牛高馬大的高中生，還是和小朋友一樣極度害怕打針。紫宜的說話對於我來說，就和晴天霹靂沒什麼分別，教我想要找機會逃掉避過這個突然而至的災厄。

我們這群人裡面應該沒有專業的醫護人員，沒有人熟悉注射的程序，萬一在操作上出錯會怎樣？例如針筒的液體裡有突然空氣走進去了，豈不是會死於傳聞中的「打空氣針」？如果不小心刺得太深又或者刺錯位置又怎麼辦.....再說，沒有人知道紫宜的藥劑從何得來，也不知道會對身體產生什麼影響。

「阿和你做咩咁呆嘅，你原來驚打針啊？」阿欣突然跟我說話。

這時一旁的阿俊立刻嘲笑起來，說：「條友見到針就驚㗎啦！」

阿俊說畢，一眾人，除了紫宜以外，都在恥笑我起來。

「喂！」我大概是因為惱羞成怒，向著阿俊大聲喝止。

紫宜已經開始準備醫用酒精、止血敷料、鉗子等貌似應該和注射有關的東西，而我就像快將要被行刑的死刑犯乖乖地待在一邊。

「啲藥係就近喺沙田醫院偷嘅，Sandimmun普通抑制免疫系統藥嘍嘅姐。」比我年紀少很多的紫宜安慰著我，我已經尷尬得不清楚要給予什麼反應才是。

「你有冇藥物敏感？」紫宜又問。

「應該冇。」我答。

「好少人會對Sandimmun敏感，就算有問題都唔大，我仲有偷埋抗敏感藥，冇生命危險嘅。」紫宜說。

到底這個孩子在這裡學會那麼多這麼深奧的知識.....我不由得思索著這個猶如天才一般的小孩是如何出現的。

紫宜要求我拉高左手的衣袖，找到適合注射的靜脈以後，她又在靜脈以上的皮膚表面用酒精和敷料消毒乾淨。

「好啦，要打針啦。」紫宜倒轉垂直針筒，先用手指彈針筒的外壁，讓裡頭液體藏著的空氣形成一整個氣泡，再微微推動針筒將所有空氣排走。

「如果啲空氣走咗入血管會出事.....小心啲好啲。」紫宜解釋道。

在場所有人都安靜地看著我被「行刑」。

「咁我打啦。」紫宜說。我緊張地合上雙眼來。

尖銳的金屬針刺進我的身體，在裡頭釋出涼涼的液體。感覺實在是很奇怪，但其實並沒有想象中的痛。

「好，打完。」紫宜把針從身體拿出來的時候，我不禁鬆了一口氣。

「打枝針都好似完成咗創辦咁.....」阿俊吐槽道。

「關你\*事！」我反駁道。

接著紫宜也幫自己注射同樣的藥物，過程中她完全沒有流露出任何的驚悸。

「我同阿和打完針，跟住落嚟我就同大家講講我具體嘅初步計劃。」紫宜說：「我地淨返有幾多時間

。」

「初步計劃？」阿慈問。我們大家都變得更困惑起來。

「為咗知道更多真相嘅計劃。」紫宜自信地回應。

## 29-神秘地標

「咁我長話短說啦。」紫宜開始說明她的神秘計劃。我們在場每個人都神色凝重地聽她說話。

「首先，我啱先打個枝針如果可以保護身體入面仲有『NW-01』病毒嘅人免受地震嘅傷害，調返轉頭嚟講，如果當初根本唔係透過病毒保護作用抵禦地震、而係咁啱好好命先冇死嘅人，就算打咗呢枝針，等地震真係再嚟嘅時候，佢都有可能受到傷害。」紫宜詳細地解釋。

「最簡短嘅講法係，如果我同阿和邊個喺下一次地震身體有異樣，邊個身體就冇『NW-01』呢種病毒。」紫宜又精簡地說。

我思考了一下，還算能理解她的說話。旁邊的大家都在點著頭，好像也明白的樣子。

「好。跟住落嚟我地睇睇份文件最後一頁。」紫宜掀起「試驗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初期研究計劃報告」。

這時大家都圍在紫宜身旁，留意著文件上有什麼東西。

「22.382701，114.187241，R103。」紫宜快速地讀完文件右下角細小的一組不明數字。

「等等.....前面兩組數字應該係座標嚟㗎。」阿兒第一個說。

「我都係咁諗。所以我去咗查呢個座標到底係指緊邊度.....」紫宜從一旁拿過了自己的筆記本電腦，打開了地圖的頁面。在地圖上，一處已被留下記號。

「結果我發現個座標係代表緊沙田地鐵站。」紫宜繼續說下去。

那就奇怪了.....為什麼這份文件最後一頁會印上沙田地鐵站的座標？

「而且份嘢有標R103，我認為佢係房間嘅號碼。」紫宜繼續推理。

「咁奇怪？呢份嘢點解mark住地鐵站入面呢間房？」阿俊問。

「呢份嘢中文你地可能會唔太明，但係如果同你地講呢份其實原本係英文嘅話就方便解釋好多。」紫宜回應他。

紫宜打開Microsoft

Word，在編輯的正是「試驗性抗生物共振性死亡用特殊病毒注射劑初期研究計劃報告」。(利申：微軟並沒有給予我任何的廣告費，要不然我就不需要落得要跟某網絡出版社搶3毫子稿費的悲慘田地。)

「吓！呢份『繁中譯本』係你自己譯嘅？」阿欣吃驚地問道。不止有她感到驚訝，我們所有人都無法置信。

「人仔細細英文咁勁嘅？連成份機密文件都譯到做中文.....」阿俊帶著讚嘆地說。

「係你有啲大叔先有嘅stereotype(刻板印象)以為年紀細就唔識翻譯姐。」紫宜毫不留情地噏起來。阿俊立馬閉上嘴來沒有再說話。目擊到一個高中生被小學生用言語秒殺的我不禁在心裡竊笑起來。

「入返正題，原本份嘢係英文.....咁同個座標嘅作用有咩關係？」阿慈切回主題。

「你諗下，『22.382701，114.187241，R103』呢個地方，既然係喺外國嘅文件出現，即係其實mark嚟係俾外國人認住我地香港嘅某一part。話唔定嗰度收埋咗佢地嘅秘密設施，而且同佢地個『研究計劃』有關。」紫宜答。

「嘩.....咁大陰謀.....有冇呀？」阿欣在吐槽著。

「話說.....沙田地鐵站喺新城市商場入面。」阿俊提到。我和阿俊曾經在遇到「新世界議會」那群人之後，到過沙田地鐵站前的7-11。我清楚知道要到沙田地鐵站通常都是經新城市商場去的。

「係啊，而且而家新城市商場俾『新世界議會』班人佔據咗。」紫宜回應。

她將「研究計劃」的事和議會那些人扯上關係，我當堂感到更毛骨悚然起來。

「突然發覺呢一串嘅事都好似好多關連.....」阿慈說。

「所以我地要入去沙田地鐵站搵文件講個間房出嚟。有冇人肯同我入去？」紫宜跳躍式地提出她的建議。

聽到紫宜大膽的提議，我們眾人都暫時無法反應過來。

「所以你講要實行嘅『計劃』，就係入去座標寫住嘅個間房搵下有啲咩嘢？」只有在一旁豎起狙擊槍的阿兒問著。

「冇錯。我已經有個詳細嘅作戰計劃。」紫宜自信地回應，好像早已有獲勝的把握。



## 30-策劃

「地震會再發生，而且我大概估到會喺咩時候發生。我地如果要行動就一定要喺下一次地震前結束到，如果唔係就.....」

紫宜突然說到地震的事情。

「你知道幾時會再地震？」我不解地問。

「係咁嘅，正確嚟講係餘震。第一次第二次地震都係喺第一天嘅十一點發生，而上次則係朝早地震嘅餘震，喺凌晨十二點左右出現。」紫宜在說明：「咁即係話.....中間相隔咗十三個鐘。」

「你意思係，下一次餘震都係會喺上一次地震十三個鐘之後再嚟？」阿慈問。

「我唔係咁認為，我覺得應該會至少十四至十七個鐘之後。」紫宜回應：「因為上兩次地震之間隔咁長時間.....我覺得震波可能係已經傳遞到地殼底層再反彈上嚟，每次餘震應該都應該會消耗大量能量，應該每次都更弱需要隔更多嘅時間先有一波餘震。」

「係咁咩.....」阿俊喃喃地說。我們正在消化紫宜的說話。

「如果我推斷冇錯，屈指一算，下一次餘震應該就喺今日兩點或者之後幾個鐘發生。」紫宜提到結論。

我拿出手機，屏幕上的時間是「11:24」。

「我地淨返冇幾時間。如果要行動嘅話，我同阿和一定要喺兩點之前返到嚟。」紫宜再強調。

「咁我地要點入去地鐵站？」阿慈問。

「原本我淨係諗住三個人都幾難搞，而家咁多人人手上係鬆動的嘅.....」紫宜開始說明作戰計劃：「我留喺圖書館呢度做指揮同IT支援，等陣大家全程手機聯絡、即時互相提供情報，阿和你同阿俊偷偷唔用正門搵其他路入去商場搵地鐵站，其他人由正門入去搞事、盡量調虎離山。阿兒，你咪有槍嘅？你負責喺阿和同阿俊後面，必要時間幫佢地解難。」

「好。簡單。」阿兒毫無猶疑地答應紫宜的指示，揮動沉重的槍枝。

必需承認的是，她無疑是我們之中唯一的戰力。我們其他人要活命大概只能靠鬥智。

「阿和你地要識執生，有咩事就唯有好聲好氣咁下應酬議會班人。有咩事我會諗辦法救你地。」紫宜提醒我和阿俊。

「包喺我地兩個身上。」阿俊也爽快地接過了工作，露出很是激動的神情。這傢伙果然喜歡冒險.....

「咁我同阿慈要點『搞事』先調虎離山到？」阿欣問，阿慈也頭起頭來。

「我等陣問俾啲嘢你地，到時再另外同你地兩個講要點做。放心，個方法好簡單但好有效。」紫宜說。

這樣子我們每個人都有各自要負責的崗位了，紫宜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整起來、可以實行的了。雖然如此，我總有有預感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俗語有云「人算不天算」，如果這樣的話唯有到時再動腦筋要怎麼逃離險境吧。

「咁.....而家十一點半，休息一下，大家十二點就開始行動啦。」紫宜說。

在等待的時間，我一直在閒想著，到底這次的計劃算不算是魯莽呢.....

「你話我地咁就衝入去會唔會好白痴？」我忍不住問著阿俊。

阿俊想了想，回應：「我覺得我地如果咩都唔知.....咁仲白痴。」

我唸道：「係咩？」

我莫名其妙就在仔細思考著阿俊的說話。

「人就算唔知要面對嘅係好事又或者係壞事，都要去搵答案？」我傻傻地自言自語著。

「因為我地唔想俾人隱瞞.....好似俾人玩緊都咩都唔知咁。」阿俊又回應。

「咩啊.....又冇人要你應。」為了掩飾自己的尷尬，我唯有很嘴壞地回應他。

看著他露出恥笑的模樣，如果我稍為有些心情玩鬧，早就一下揍下去了。

可是他說得沒有錯。

是的，人總想要知道真相。

我不禁在設想，如果我和阿俊沒有遇到阿欣阿慈，也沒有遇到紫宜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不會意識到「新世界議會」的另一面？是不是就會以為我們身處的世界依然是充滿友善的？

那到底會是好事還是壞事？

## 31-入侵

「你地喺沙田廣場近新城市嘅入口等住一陣先。」電話另一頭紫宜在說。  
我和阿俊兩個已經來到她提及的地方。前面不遠處就是新城市廣場的範圍，也是我們需要潛入的地方。

「我而家指揮阿欣阿慈佢地幫你地手引開議會班人。」紫宜又說。

「小心。」我跟紫宜說，其實是對阿欣阿慈他們說。

「阿兒佢會保住你地，但係你地行動要快，盡快搵完想要嘅就走。」紫宜說完，我們向身後望過去，阿兒就在附近某處朝我們揮手過來。

「我硬係覺得佢似係會暗算我地兩個多啲.....」阿俊在吐槽著。

「唔知點解我駁唔到你.....有啲認同。」我也說。

有個人總是在自己背後用狙擊槍瞄準著不知道哪裡，任誰也應該會感到不安吧。

「聽我數一二三就可以衝入去.....嚟.....」紫宜開始指示我們展開行動：「一.....二.....三！」

「頂硬上！」阿俊朝新城市廣場衝過去，我也拼命地跟了上去。

寂靜的商場傳來無數猶如槍聲的巨響，室內的空間忽然被稀薄的煙霧包圍著。

被煙霧包圍的新城市廣場彷彿如某種仙境，是難得一見的景象。雖然現在根本不是應該欣賞這些東西的時候。

「應該會有啲煙散到去你地個頭，你地依家睇嘢冇困難啊嘛？」紫宜問。

「係煙霧彈啊？咁堅揪！」阿俊激動地喊道。

「我地呢邊仲OK。喂.....\*你，細聲啲啊！想死啊？」我跟紫宜說，又急忙喝止在吵鬧的那位危險人士。

「咁大煙個Smoke

sensor可能會著.....係咁灌水都可以令到議會班人手忙腳亂，正！」紫宜細聲地唸著。

「咁咪PK？我地都會濕晒㗎啲！」阿俊吐槽著。

「咁你地快啲入去地鐵站先啦！」紫宜說完，我們已經來到沙田地鐵站入口。

「等我搵下張八達通先.....\*.....傻\*咗。」阿俊自言自語地說。

「你同講『睇新城市食好貴』個條友咪又係一模\*一樣！」我乘機吐槽。

就在一天前，有個人來到了已經沒有人的商場，說了句「睇新城市食好貴」的沒腦說話。

「一時間改唔到口啊嘛。」阿俊自辯道。

「咪抄我台詞！」我對他的回應表示抗議。

我們兩個從低下身來，以非法的方式過了地鐵站入閘位置。

「\*唔\*洗有罪惡感.....呢啲大企業年年加價都有諗過我地呢啲小市民嘅感受。」阿俊充滿怨念地說。我忍不住恥笑起來。

(註：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書立場。~~怕港鐵見到這篇文不高興的話，待會又會剪短幾枝鋼筋、拆少幾粒螺絲帽)~~

「\*.....邊間房叫R103啊？地鐵有呢種房間編號嘅咩？」來到地鐵站站內，我開始尋找我們需要探索的房間R103。

「阿和，你入去客務中心先。」紫宜指示我。我望向客務中心。

「去個度做咩先？」我疑惑不解地問著紫宜。

「你去偷啲地鐵員工嘅Staff card。」紫宜解釋。

「\*.....紫宜話要偷屍嘅嘢.....要偷地鐵員工嘅Staff card啊！」我說著，然後和阿俊就去完成這項厭惡性工作。

「\*仲要幫條屍調轉個身先拎到呢張臭card。」阿俊手上拿著地鐵職員證。

「條屍已經爛得好緊要.....真係.....好\*恐怖。」我不爽地說。

「你地兩個搵唔到近Toilet嘅一間房、左或者右手邊有個俾卡拍嘅房啊？」紫宜問。

「點解啲機密嘢會收埋喺地鐵站入面㗎.....」阿俊一直在各種的吐槽。



我和阿俊望向洗手間的方向，那裡有一個應該是用鋼做的門，一旁的確有位置可以拍卡的。

「見到，我地要入去啦！」我通知紫宜。

「唔好留太多，有咩事要即刻同我講。」比我們年紀要少很多的紫宜向我們吩咐著。

「好，咁我地去啦。」我說。

說罷，我和阿俊來到門前。我準備拍卡。

「唔知道入面有啲咩呢？」阿俊問。

「喂喂咪講啲好似拍緊異世界動畫咁嘅對白……」我不禁吐槽著。但其實我很能夠明白阿俊的心情，因為我此刻也是同樣的緊張。

這時拍卡的時候發出的「嘩嘩」聲把繃緊的我倆嚇著。我嘗試冷靜下來，再輕輕推開門來，發現門的裡頭是一個大倉庫。

## 32-地下室

房間裡頭滿是儲物空間，只有幾盞白光燈在照亮室內的環境。我和阿俊開始探索這個空間起來。

「喂。紫宜，你個邊仲收唔收我地電話嘅訊號。」我向紫宜確認電話通訊是否依然正常。

「OK。」她在電話另一頭答，很是緊張的我稍為鬆了一口氣。

「我地要搵啲咩？」我問。

「你地睇下有冇份『病毒計劃』文件嘅相關資料。」紫宜囑咐道。

「好。但係我見唔到有任何紙本嘅嘢喎。」我和阿俊在倉庫四處遊走，卻不見到任何看起來像是機密文件的東西。

「等等！」正當我已經覺得我們其實來錯地方的時間，我突然發現倉庫的某個儲物架旁有一對舊鐵門。

「『此門已壞請勿打開』？」阿俊也來到門前，唸著貼上鐵門一句標示，又說：「通常呢啲情況都會照打開㗎啦.....」

果然是行動力特強的傢伙.....語音還沒有落下他已經拉動了一側鐵門的把手，把沉重的鐵門打開來。

我們看到的是漆黑的空間，阿俊打開了手機的燈來照明，只見裡面是一條往下延伸的井道。

我們不清楚井道有多深，看起來就像沒有盡頭似的。

「如果喺先冇睇到路就行人去真係.....」我說起來，卻不敢設想那種狀況。

「落去啦.....」阿俊開始動作，而我則還在躊躇著。

「等等我畏高.....」我說。

「\*！你驚乜\*姐。」阿俊充滿怒氣地喊道。

我只好乖乖地跟阿俊爬下去。

「你唔好踩我個頭啊！」阿俊警告。

井道其實比想像中要短，我們很快就已經來到井底，發現有一條不知道通往哪裡的狹窄走廊。

「喂，呢度係咪有個電掣？」阿俊用它手機有限的燈光發現了一個不明的開關。

我還未來得及提醒他不要在這種詭異的地方亂動東西，他已經手快地把開關按了下去。

整條走廊倏然就變得光亮起來，望過去一路上所有的光管都亮起了。

「前面盡頭唔知道有啲咩呢.....」我喃喃自語著，定格地望著眼前的路。

「行啦。」阿俊又帶頭開始走。

「喂。紫宜，你個邊而家仲收唔收我地電話嘅訊號。」我又問紫宜。

「OK，奇怪啦咁深你地仲收到訊號.....聽你地講，你地而家係咪去咗類似地下室咁嘅位置？」紫宜回應，又問。

「我都以為嚟到呢個位應該會cut線.....我地而家喺一條奇奇怪怪嘅走廊。」我回應紫宜。

「走廊？」紫宜語氣很惑然地問。

「係啊。好長好長嘅一條走廊。」我說。經歷好一段時間，我和阿俊才來到走廊的盡頭。

走廊的盡頭又是另一對鐵門，不過要比起剛才我們在倉庫見到的要大些許，上面刻著一些文字。

「我地已經嚟到走廊嘅盡頭，有一對門。」我跟紫宜提及。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對門？」阿紫要求道。

「等等.....上面有啲字。」我嘗試讀起那些繁體中文字來：「『外部通訊及資源庫』.....」

「下面仲有一行文字。」我又緊接地繼續說：「『只限政府機構、研究組織、區域組織，以及其他被批准訪問的人員內進』。」

「睇嚟你地搵啲嘢。」紫宜跟我和阿俊說。

我屏上呼吸，說：「咁我打開㗎啦。」

與此同時阿俊已經毫不猶疑地推開門扉。

門打開後，裡面廣闊的空間隨即已亮起了燈光。一個豁然開朗的世界頓時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如果要形容的話，說這裡像圖書館是很適當的，一排又一排的書架上放著一個又一個文件夾，裡面藏著的不知道是什麼資料。

「嘩.....地下原來仲有個咁嘅地方。」阿俊說。

「咁似啲咩秘密基地嘅。」我說。

「喂？入面有啲咩？」紫宜問。

「點講好呢.....有好多好多File，好似係好大型嘅儲存庫咁。」我回應。

「我覺得好奇怪.....點解既然呢度係咁秘密嘅設施，但係就冇上鎖.....」阿俊提出的這個問題，讓我也沉思起來。

這個所謂的「外部通訊及資源庫」，到底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 33-外部通訊及資源庫

就像是地下的一座城市般，我和阿俊漸漸迷失在巨大的「外部通訊及資源庫」裡頭。地板被鋪上高雅的紅色地毯，所有的資料架都是木製的，這裡的樓底很高，頭頂滿是光亮的掛燈。雖然沒有冷氣，但室內卻很舒適，雖然在地下，空氣卻一點也不潮濕、也不悶熱。比如說這裡是「資源庫」，不如說就像是一早設計好讓人活動的空間。

「咁多文件.....邊份先係我地想要嘅嘢？」我問，再隨意在資料架上取過文件夾、翻開。但是文件夾裡頭什麼都沒有，阿俊納悶地說：「Fake人嘅.....咩都有.....」我們再在附近找來一堆的文件夾，逐個逐個掀開來查看，都沒有發現任何有用的東西。這裡的文件夾的裡面不是空無一物，就是裝滿沒有印有文字又或是符號圖案的白紙。

「咁伏嘅.....」我不禁埋怨道。  
「你地把握時間再搵搵啦，加油。」紫宜這時說。  
可是她的說話並沒有鼓勵到感到灰心的我倆。被翻掀的文件夾散落一地，我和阿俊不由得著急起來。  
「喂阿和而家幾點啊？」阿俊問。我打開了手機的屏幕看時間，說：「一點啦。」

「咁快.....」他聽到時間，更手忙腳亂地找需要的文件起來。  
「咁搵唔係辦法，去搵搵其他地方先。」我提議道，我和阿俊放棄了原本的搜索範圍。阿俊走在我的面前，來到某個地方的時候，阿俊突然發生訝異的聲音。  
「做咩啊？」我問，來到阿俊的位置，眼前是個極為宏偉、金屬製的奇怪裝置。這個用途不明的裝置差不多和天花板一樣高，有一個明顯的主幹，然後散開複雜的枝葉，形狀就像聖誕樹一樣。它就位於一個預留放置它而騰空出來的空間裡。我之所以會這樣說，是因為這個空間顯然是特別多出來的，只有這裡並沒有放置任何的資料架，就像一個房間裡的洞穴。

「呢度係咪成間房嘅中心？點解會零零舍舍有個位咁樣款嘅.....」我疑惑地留意著面前這個大得誇張的樹狀物體。  
「等等.....佢呢度咪有個告示。」阿俊走了上前，裝置的前面的確豎起了一塊謎樣的花崗岩。我也跟了上前。

「『Centre External Broadcast Special Tree Device』、『CEBSTD』。(中央外部廣播特殊樹狀裝置)」我唸起來。  
「我識英文嘅多謝晒。」阿俊很嗆地回應我，還做作地鞠了個躬。我裝作憤怒地向他喊道：「\*你！俾啲禮貌好唔好？」  
「改名『樹狀裝置』又真係好貼切.....聽名呢舊嘢應該係用嚟廣播嘅。」他正經地說。  
「多謝，我其實都識將英文譯返做中文嘅。」我故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向他吐槽起來。

阿俊直接當面給了我一個中指作回應，然後又繼續觀察眼前這個奇怪的玩意。  
「咩Broadcast Device啊？阿和，你地係咪搵到啲通訊設備？」紫宜突然在電話那邊問，我答道：「係啊。有棵好似聖誕樹咁嘅嘢。」

「好似聖誕樹？都正常嘅.....佢應該要有啲特殊設計先可以喺地底咁深廣播無線電上去地面。」紫宜分析道。  
我頓時對廣播裝置的奇怪設計感到恍然大悟，回應紫宜：「哦.....咁都俾你諗到。」

「我喺先都諗咗好耐.....點解你地喺地底隔咗咁多磚牆都仲可以講到電話。睇嚟呢間房嘅牆都有特別設計過。」紫宜又提到。

我和阿俊聽過紫宜合理的推測，阿俊又說起來：「咁即係話呢度一開始就係設計俾某啲人廣播用嘅。」

「咁到底係俾邊個用？咁做又有咩用.....」我也說著。  
阿俊這時仔細地研究起那塊花崗岩起來。忽然他好像是找到了什麼的，在激動地扯起我的衣袖來。我立即跟阿俊注視著同一個「東西」，也開始研究起來。

「喂，嗰邊紫宜聽唔聽到。我同阿俊發現咗嘢。」他說。

「聽到，係啲咩嘢？」紫宜問。

「個廣播裝置前面有塊石，我地搵到塊石後面刻著啲好神秘嘅印。」阿俊向紫宜說明。

「印？」紫宜又問。阿俊便再說明道：「正確嚟講係一啲好簡單嘅符號？應該話一大堆先啱。」  
這些符號雖然說簡單，但組合起來就像是一篇文章，就像是由某種我未曾接觸過的語言所寫成的。



「真係.....好.....心寒.....」我不禁自言自語起來。

「佢地到底想要啲咩淘汰.....」阿俊也說起來。

「班人仲扮到好似想救所有生還者咁.....好恐怖.....」我又說。

「而家呢個事態.....我地要聚埋一齊傾傾.....等陣間齊人再講。我再試下譯埋份嘢佢。」紫宜說。

「你快啲返嚟先，時間都唔早啦。」紫宜又指示我們：「已經就快一點九。」

「咁快.....」阿俊回應。他又向紫宜說：「我地而家就返去。」

「都正常嘅。呢間地下室真係好大.....我地已經行咗好耐.....」

我回應阿俊。然後準備找路回去地面。阿俊也跟上了我的步伐，說：「我有預感我地仲要嚟呢度搵嘢.....」

「咁就要睇呢度仲有冇嘢我地要知啦。」我說起來。

其實我很不情願再來一次，甚至要我再留在這個的房間多一秒鐘也不想。

一想起這裡可能還有著更多未知的線索，我就不由得全身發寒般的恐懼起來。

在一個隱藏著眾多惡意的世界，有時候越知道更多反而越會害怕。

## 35-重逢(從這裡開虐)

當我再遇到靜童的時候，是在一個完全錯誤的地方、完全錯誤的時候。

如果這是一篇鼓舞人心的長篇故事的話，我想和靜童再一起在這個世界互相依靠地生存下去。

在世界來到最後的時候，依然能和自己最深深愛著的人度過餘下的日子.....這樣的故事該有多好。

如果這樣的話，要我度過多少個世界末日我都會願意。

但是事與願違，就算和自己最想重遇的人再見面，過去的人與事也不一定還未有所改變。

是啊.....我差點就忘記了.....

我們身處的是已經崩潰離析的世界。

我和阿俊回到來地鐵站的那個倉庫前。一個熟悉的女生就在我們的眼前。

她錯愕地和我對上眼神。

「阿和。」她喊著我的名字。「我喺度.....靜童.....」我回應。

我毫不猶疑地就撲了過去，緊緊地把她抱在懷裡。

「阿和.....」她溫柔地撫慰我，我將在放聲大哭。

「我唔想放手.....靜童.....我好掛住你.....」我以近乎已經失聲的嗓子斷斷續續地說。

「唔好咁.....」她說，試著輕力地把我推開。

「我覺得自己好污糟.....我.....」她語氣很失落地說，我一時間還沒有意思到她說話裡頭的意思。

「我先唔會介意。我都有沖涼一日.....冇咗你我真係唔想再生活.....」我回應她。

「我唔係講呢樣嘢。」她又說。

「吓？」我無法理解她的說話。

「對唔住。」她還是把我輕輕地推動了，我此時望向她的身後。

一個青年就站了在那裡，他的樣子我還清楚的記得。他就是程晰源，阿源，新世界議會的主席。

我還沒有來及拭乾自己眼角的眼淚，就為眼前剎那出現的、教人難以相信的事情，而錯異地睜大雙眼來。

任憑眼框的淚水溢出不止，我卻完全發不出聲音。

靜童來到阿源旁邊，阿源則用手挽著她的腰。

「你係佢朋友？」程晰源問。

「邊個嘅朋友？」我帶著恨意地問。

「靜童嘅朋友。」他回應。

我握緊拳來，一瞬間就朝程晰源衝了過去，狠狠地把他打倒在地上。

在一旁的阿俊見程晰源痛苦地在地上呻吟，他也趕緊在背囊找來了電鋸，打算要砍程晰源。

「唔好咁啊！阿和阿俊。我求下你地唔好再打人.....」靜童跪下來，守在阿源身邊。

「點解.....」我拼命抑壓悲傷，細聲地問靜童。

靜童沒有回答，而是沉默起來。

「點解.....」我又再次細聲地重覆問著。

這時旁邊突然出現三個的陌生人，拿著槍枝對著我和阿俊。

「你地咪以為惡大晒啊！你地敢射我地，我就敢劈死阿源！」阿俊威脅道，揮動手中的木工鋸。

我的手機這時響起來，我立即接過來，電話另一頭傳來著急的聲音：「你地兩個做咩唔應機、突然音訊全無啊？」

我沒有回答，我實在悲傷得再不想理會任何的事情。

「阿和？你地個邊.....」紫宜還沒有說完話，一下巨響就從耳邊傳來，接著深紅色的稠密液體灑到我滿面。

緊接再兩下的巨響，我整個頭都彷彿被淋上腥臭而溫暖的不明流體，其餘的兩人都倒下來。

我這才意識到，剛才拿槍向著我們的三個人已經全滅。

「Sniper？」阿俊大聲問。

「出事.....」紫宜不知所措地說。



「喂阿俊要走啦！」阿俊向呆愣在一地血漿之上的我問，我只是無意識地點了個頭。

「阿和！」紫宜在電話裡大喊道。

「\*你老\*，你係咪傻\*咗啊！要走路啦！\*\*！」阿俊對我大叫。

這時議會的其他槍手湧入，不知道藏在哪處的阿兒也開始全力射殺起來。地上就是一片死屍與血河。與此同時，地震又再發生，劇痛再次從我的全身襲來，我倒了在地上，卻沒有發出任何痛苦的聲音。神啊.....讓糟糕的我去死吧。我躺在污濁的血液裡頭，暗自祈禱著。

這時阿欣阿慈也趕到來，揮動手上的筒狀物，整個地鐵站頓時瀰漫著煙霧。

「\*！你真係累\*死咁家人！」阿俊把我扶起來走。我們四人在一片混亂當中離開了新城市商場。

## 36-墜落的人間

我又醒來了。我獨自躺在床上，用手擋住房間的燈光。

沒辦法，人既然醒來，也遮擋不住多少的現實。

「契弟.....你醒啦！」我聽到阿俊緊張的聲音。我沒有回應他。

「你喺先喺個商場出嚟冇幾耐就暈低咗。呢度係我企屋間房，你咩都唔好理休好息先。」阿俊又說。地震後，我的身體再度出現異狀，紫宜的免疫抑制藥對我並沒有用，我身體裡面或許根本就沒有文件中提及的病毒。

我不是實驗品、也不是研究人員.....我就只是個剛剛好還沒有死去的普通人。

就只是一個本來不應該繼續存在於這個世界裡的人。

為什麼會漏了殺死我.....

「上帝你有咁嘅能力掙掙咁多人.....點解唔順便掙掙埋我.....」我在心裡埋怨道。

我回想起很多還和靜童一起的那些時候。我知道那一切都不會再回來，但我還是捨不得不去窺視。

昔日的我們、平凡的日子、度過的每一天.....

一場世界末日，突如其來把我的一切都摧毀掉。

眼淚從我的雙眼不斷流下，我繼續用手遮擋著自己的臉。

客廳裡傳來電話聲。阿俊接起來電話，細聲地跟對面說：「你不如打我手提。」

然後，他便掛上了電話、到另一個房間去。

其實就算隔著牆，我還算能隱約聽到他的對話。

阿俊大概並沒有察覺到這件事吧，真是愚蠢.....

「其實我知道我地而家咁好危險.....但係阿和而家咁嘅樣.....我覺得佢需要喺度抖抖。」他說。

我很清楚他知道在說什麼。也清楚現在是什麼情況。

這時，客廳又傳來聲音，這次是大門被敲打的声音。

我從床上爬起來，從阿俊的書桌拿過他沉重的背囊。

來到客廳，我從門的防盜眼窺看，對方是一個可疑的黑衣人。

他似乎在嘗試著破壞我們的大門。

混蛋！知道我們住址的就他們那群人渣！

這時從房間出來的阿俊見到我。我沒有理會他，已經準備開始「行動」。

「喂！阿和！你做咩啊？」阿俊大聲喝止我。

我打開門，迅速從阿俊的背囊拿過木工鋸。

只見眼前的黑衣人似乎瞬間被嚇著，想慌忙逃走。

我高舉鋸子就毫不猶疑地鋸了下去。黑衣人發出淒厲的慘叫聲，然後就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我再用動鋸子瘋狂地切割著黑衣人的屍體，電鋸的機械聲和肉體被撕裂的聲音充斥著整個走廊。

最喜歡把憎恨的人斬個血肉模糊！

心臟、肺臟、胃、腸、腦！全部給我爛掉！

你沒能耐把我殺掉，我也只好把你給殺掉啊！

我們在的這個世界啊！已經墜落啊！已經崩塌啊！

「哈哈！哈哈！死得未啊？」我在笑著嘲諷已經死去的黑衣人，再一腳踩在屍體上蹂躪著。

「阿和.....你係咪.....癲咗.....」在背後目睹一切的阿俊斷斷續續地問著，語氣裡頭充滿恐懼。

「我而家示範乜嘢叫『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在大聲的喊道。我並沒有轉身望著阿俊然後再回應。

因為我的面頰早已全然染上了血紅色。

如果他見到我的模樣.....一定會很難過吧。

「阿和！阿和！」阿俊在身後多次呼喊我。

「阿俊？」我彷彿從某種夢境醒過來的樣子。

我緩緩地轉過來望著阿俊，看著他悲傷的模樣。

「阿俊.....你做咩咁傷心嘅.....」我問。  
阿俊上前把我緊緊抱著，我當刻只感到匪夷所思。  
剛才我到底在做什麼.....  
為什麼我會想不起來的.....  
我現在只感覺到腦袋像快要被撕破似的.....  
「好腥.....係咩味.....」我一片空洞地問著。  
留意到自己的手上滿是鮮血，我自言自語起來。  
「點解.....會咁多血嘅.....」

(附：阿和的行為和心理是合乎理論的。根據佛洛伊德所提出的「心理防衛機制」，採用「解離」及「麻醉作用」作為保護自我的防衛機制的人會有「劇烈地扭曲自身原有的性格，從而宣洩過度絕望與悲傷的情緒」的傾向，可導致嚴重的「創傷後遺症」以及「人格分裂症」。)

## 37-最後樂土

「阿和.....我地去同紫宜佢地會合先.....」阿俊一面驚慌地說。  
腦袋一片混亂的我站在原地。阿俊已經打起電話來。

「喂.....係.....我同阿和等陣嚟.....啱先出咗事.....我諗我地留唔到落去。」

「阿俊。」我呼喊著他。「做咩？」阿俊應道。

「我地可以走去邊？」我問。阿俊聽後沉思起來。

「等我一陣.....我執返啲嘢。你繼續拎住把鋸防身啦。阿和。」

他還是沒有回應我的問題。他回到房間去收拾自己的東西。

我看著地上被殘忍的方式分屍的黑衣人，卻無法拼砌好事情的前因後果。

「呢個人.....到底係邊個？點解會死咗喺我地門口？」我自己問著自己。

一會後，我和阿俊離開了阿俊的家田園閣，又來到了一天前來過的沙角邨。

「佢地話茶餐廳等。」阿俊讀起手機的訊息，說。

我們又沿著曾經走過的路徑，來到位於三樓的茶餐廳前。

紫宜他們等人似乎早已在這裡守候多時，我們才剛踏入餐廳，紫宜就上前向我們說話打個招呼。

紫宜少有的熱情，讓我有點嚇著了。感覺這短短兩天來，紫宜的改變很大啊。是不是跟我們開始熟絡的緣故？

「大家冇事就好.....」阿慈這時也走了過來說，其他人也向我們打了招呼。

他們的著眼點都在我手上沾滿鮮血的電鋸上。

「哈哈，阿俊你係咪拎過把鋸鋸過人嚟啊？」我邊笑著邊說著。

結果氣氛卻變得更凝重起來。此刻我望向茶餐廳帶有鏡面的牆壁上，只見我全身都同樣染滿著血。

「阿和.....」阿俊這時拿起手機來，不知道在打訊息給誰。

然後，其他人都似乎都突然在玩起手機來。

(註：阿俊其實是在用手機跟大家進一步說明剛才的情況。阿和目前的精神狀態不穩，並不適合聽到一些他回想不起的事情。)

「喂？而家呢個咩氣氛算點？」我忍不住吐槽道。

「你地話見到嘅『黑衣人』.....。」紫宜突然開口說。

紫宜向旁邊的餐桌走去，拿過她的筆記本電腦，又來到我們之中。

「琴晚我地學校個人.....俾人追殺個個人.....都係一直喺電話度話自己俾『黑衣人』追住。」阿欣又說。

阿俊豎起身體來，彷彿是明白了什麼似的。

「咁好有可能.....啲『黑衣人』就係新世界議會」入面嘅人。」阿俊分析道。

紫宜讓我們看她電腦螢幕上的影像，那是閉路電視的記錄。

「咦.....係屋苑地方嚟啲啲.....」阿俊率先說。

「屋苑嘅CCTV.....紫宜.....呢度係你住嘅地方？」阿欣問。

紫宜點頭回應，說：「係.....我曾經見到過『佢地』。」

閉路電視的錄影裡頭，的確有一個黑衣人經過鏡頭前。他的動作看起來極迅速，一瞬間就消失不見。這就像是恐怖片裡的場面般，能讓人不寒而慄。

「簡直.....好似啲咩忍者咁。」阿欣又說。

「我地而家嘅處境好似好危險.....」阿俊說。

「都唔知應該點算.....」阿慈也慌張起來，其實在座的所有人應該也有同樣的心情。

紫宜卻冷靜地跟我們說：「阿欣阿慈.....佢地嘅目標未必係單純要殺人。」

「吓？」阿欣和阿慈幾乎同一時間表示訝異。

「如果佢地係單純想殺人.....咁見到阿和阿俊嘅時候直接將佢射死咁就完成囉。」紫宜逐步開始推理。

我想起第一次遇到「新世界議會」那群人的時候，的而且確，如果他們打從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把我們

置於死地，那個時候就應該下手才對。一個殺手又怎會故意放走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目標、再在之後才花時間暗中追殺？

「你咁樣講完.....成件事變到勁複雜.....」阿俊表達自己的感覺。

「佢地班人真係相信自己係度整緊『新世界』.....係末日後嘅『新世界』。」紫宜說。

「你呢句說話.....係點解？」阿俊疑惑地問。

這時，外面突然就傳來慘叫聲，然後那道聲音開始連續地呼喊著「救命」。

「咩事？喂！出面係咪有人？」阿俊對餐廳外大聲喊道。

就這瞬間，阿俊已經衝了出去，其他人也毫無躊躇地急忙的跟了上去。

## 38-捕獵者

「阿和你拎實把電鋸！」阿俊在前頭大喊道。

我揪住笨重的木工鋸在百米長跑，上氣快要接不了下氣。

「救命啊！」這時悲哀的呼喊聲又在商場裡頭不斷回蕩。

阿俊又大聲地說：「把聲應該就係樓下！」

我仔細地在計算我們一組人的戰力。

手上拿著阿俊的木工鋸的我、還有阿兒的狙擊槍，戰力就這麼兩個人。

「阿欣阿慈！你地手頭上仲有冇煙霧彈？」紫宜緊張地問。

「應該就冇啦.....最後嗰幾枝已經擺咗嚟救人！」阿欣答。

「出事.....」紫宜沮喪地回應。

我們跟著聲音從三樓來到一樓，見到一個生還者和另一個黑衣人，而他們正陷入一種僵持的狀態。要準確形容的話應該就是在捉迷藏時的僵持狀態——就算某一方有所行動也只會導致雙方不斷在圍圈跑。

當然，這是生死攸關的「捉迷藏」。在商場的空間裡，他們兩個就在認真地互相對峙著。

我們幾個人見狀，立即就近找個角落藏起來，暗中觀察現況。

「而家咁要點算？」阿慈開始思考起要如何面對這種狀況。

「睇嚟.....好肯定『黑衣人』一定同世界末日好有關係。」阿慈說。

「佢地好有惡意咁.....」阿欣又說。

「而家咁最緊要冷靜。」紫宜很快就已經準備行動。

「你諗到要點做？」阿俊問。

「係，阿兒你有sniper，必要嘅時候先開槍！記住死人已經唔識講嘢。其他人就搵機會救嗰個女仔！呢次我去製造混亂。」紫宜快速地計劃。

「我地冇幾多時間！」說罷，紫宜已經起步，衝向商場的消防警報器。我立即明白就紫宜行動的用意。

隨著玻璃碎裂的聲音響起，一瞬間，整個商場都響起了震耳欲聾的警報聲。

「救人！」紫宜大喊。

我們等人朝那個生還者衝了過去。

生還者見到我們，也趕緊向我們跑來。

但就在前面，另一個黑衣人突然冒出來，擋住了她的去路。

「喂！阿兒！開槍啊！」阿俊大聲呼叫。

「點樣開啊？你地成班人擋住我彈道！」負責做狙擊手的阿兒也在某處大叫回應。

「今鋪\*街.....」阿俊不禁罵道。

我拿著電鋸就向著黑衣人追趕，黑衣人也在追趕著那個生還者。

「你班咁嘅\*街！」我再怎麼跑，但不及黑衣人行動來得迅速。

生還者就在前方找到唯一的出路，就是通往行人天橋的門。

「好彩冇路走.....」阿欣氣喘地說。背後傳來一聲巨響，是槍聲。

「後面個『黑衣人』死咗？」阿俊雖然問著，卻沒有花時間回頭留意。

我們一群跟著黑衣人和生還者來到行人天橋。

「今鋪仲唔\*街.....」阿俊望著眼前絕望的景象，說著。

生還者的退路再次被擋住了，她的前後都是黑衣人，已經徹底被包圍。

「\*，阿和上去同佢地隻揪！」阿俊說。

我朝黑衣人撲過去。但只見生還者已經被迫到絕路，快要被傷害。

「嚟唔切啊！」我悲憤地大喊著。

生還者被推倒在地上，黑衣人的手上明確地拿著某種的注射器。

「\*街！」我直接把整個電鋸朝黑衣人砸過去，他也就倒了在上。

「\*仲有條PK喺度！」我再撿起電鋸，發動鋸子，就打算將最後一個黑衣人都解決掉。但是驚慌過度的生還者早已承受不了發生的一切事情，就在我們眾人面前攀過了天橋的柵欄，直接掉到下面去。

「\*\*㗎？喂落去救人！」阿俊指示道、立即帶其他人轉身往商場走去，盡快到達地下層找墜下的生還者。

「你地班殺人犯！」只有我依然還留了在原地，高舉鋸子向黑衣人劈去。黑衣人動作純熟地避開了我的攻擊。

「你條PK仲避！」憤怒無法抑止的我再向他砸鋸子，他立即就痛苦地倒在地上。

「你知唔知道幾多人淨係想過簡單日子咋！」情緒崩潰的我又向黑衣人瘋狂揮動電鋸。

為什麼會有「又」這只字？

黑衣人痛苦呻吟讓我感到無比暢快，而我好像曾經在哪裡聽過這種聲音。

我帶著空洞的意識，把黑衣人的碎屍撿起來，然後再朝行人天橋柵欄外扔下去。

## 39-逃亡

「阿和.....」紫宜微弱的聲音率先讓我清醒過來。

沾染血漿與肉塊的電鋸跌落到地上，空洞的我坐落在已然泛紅的地上。

紫宜見到這個場景，沒有說起什麼話來，也沒有表露出驚訝。

「我點解會成身都係血？」我自言自語地悲鳴起來。

我又向著紫宜重覆說著：「殺咗我.....殺咗我.....」

紫宜向我走了過來，說：「阿和.....我地晏少少搵個地方沖涼啦。」

「反正大家都冇沖涼一日.....我諗。」紫宜又續說下去。

我看著自己已經被徹底染紅的衣服。

「我地仲可以去邊？」我問。

「香港咁大，總有地方可以去嘅。」紫宜答。

我從血泊中提起電鋸，又站起身來。紫宜少有地笑起來了。

她說：「咁先係啱嘛。失去理智嘅，係佢地班人，唔應該係我地。應該死嘅.....係佢地班人，唔應該係我地。」

我仔細思考過紫宜的說話。

這時天橋下傳來呼喊聲：「喂！樓上兩位！沙角已經唔適合住人！要走路啦！」

那是阿俊的聲音。

緊接其後，是幾聲槍聲。

「阿和，我地總要搵路行。」紫宜說罷，就轉身離開。

是啊.....

只剩下我繼續留在原地悲泣。

就在這時，我發覺自己的背後又來了個黑衣人。

我和他的眼神對視著，他的樣子彷彿帶著一絲悲傷。

「我就係.....你地.....」我隱約聽到黑衣人帶著哭泣的說話。

聽到黑衣人的話，我整個人都毛骨悚然起來。

「都唔知你喺乜.....」我納悶地說。

說話才落下沒多久，黑衣人就在機械聲中被砍成肉醬。

走不遠的紫宜這時察覺到狀況不對，又立即轉頭向我趕過來。

「喂！阿和！唔好再同佢地打啦！快啲走好過！」

紫宜說完，一群黑衣人又再在眼前出現，向我們追過來。

「出事！趕返入商場！」紫宜扯著我的手逃走。

「等等.....『黑衣人』啲針筒！」誰料她又突然停下腳步，從地上撿過黑衣人遺留下來的注射器。

「同阿俊佢地合會先！」我見後面的黑衣人快要趕上，大聲叫道。

我和紫宜就這樣全速逃回商場，再來到沙角商場對出的空地，也就是天橋下。

「啱先個個女仔.....點算？」紫宜一見到阿俊他們，就問了起來。

「我地點都要抬走佢啲啦！一層樓高可能跌唔死呢。」阿俊回應。

「\*你！你係痴線㗎？抬條屍走？」阿兒激動地反對阿俊的提議。

「你弱智㗎？都仲未知死咗未！點可以一口咬定係『屍體』啊？」阿俊反駁。

阿兒又說：「我地而家咁樣仲要顧多個人.....有咩事走路都走唔快.....我點都覺得好危囉。」

「頂.....真係廢Q事理你.....」阿俊已經無視阿兒的抗議，抬起了那個墜樓的女生。

我們沒有再躊躇，向沙田大涌橋路進發。

一排人就在沙田的這道公路上行走著。

「紫宜你有冇話打算去邊？」阿俊問。

「冇，唔知㗎。」紫宜以鮮有的豁達心情回答著。

「但係阿欣阿慈唔係話想去自己學校睇睇咩？」紫宜又說。



阿欣和阿慈好像是想了一會，才答道：「唔知而家學校仲有冇人.....」

「咁我地咪去大圍行下囉.....」紫宜說。

我在思考著，紫宜為什麼會突然像是變了樣似的。

紫宜擁有過人的理智，但總像暗藏著另一面的性格。

我沒察覺自己在沉思的時候，神情變得很呆滯。

直到我意識到旁邊的紫宜在望著我，我才回個神來。

「你喺度諗緊咩？」紫宜問。

「冇.....冇咩嘢.....」我回應。

「阿和。有時候.....我覺得人或者，其實唔洗完全知道自己要行咩路，先出發.....」

紫宜的語句忽然就沉重起來。

「你嘅意思係？」我低下頭來，問。

「我喺你身上記起咗一啲嘢。多謝你。」紫宜又說。

我收過莫名其妙的感謝，心裡只有疑惑不解。

紫宜到底記起了什麼、為什麼又會和我有關？

「如果要所有事情都清晰.....咁打從一開始我地就冇路好行。」她又說。

我向公路的盡頭望去。

我在思索.....

到底是什麼原因下，我們這堆人才會聚在了一起、在末日的世界行走著？而我們又會朝什麼地方前行？

沙田的街道可能已然空寂，裡頭卻還有著仍然活著的我們。

# [更文告示與作者札記](最後更新-29/7)

## 《更文告示與作者札記》(23/7)

逐步揭示現實殘酷的成人童話

——《終末後·新世界》

我會盡量每天更新3-5章左右，希望可以寫更多更多。

首先寫的會是《終末後·新世界》的本篇、然後的內容敬請期待。

如果你閱讀這部作品時有很深很深的感受，我就更會有動力再寫下去。

不妨花一點時間告訴我你的任何看法、或是表達支持。

(-->小說工作室：<https://www.facebook.com/wcs.novelwriting.workingroom>)

很感謝每個願意留意我的故事的你們，我願意為你們繼續寫下去。

可能受外國和日本小說文化的影響，我寫小說的時候會想投放比較多的諷刺或是哲理內容。

我常在想，如果世界文明幾近滅絕了，剩下來的少數人類會擁有更好的生活還是會陷入困境。

假如再重構的文明出現，它又會是怎麼樣的？

這篇世界末日的反烏托邦小說於焉誕生。它寫的是人性。

作為一部終末作品，應該強調人性的黑暗、也應該強調人性的光輝。

我們活在世界啊.....有悲傷的事情，也有值得開心的事情。

如果我們能在這裡好好感受所有的事情，悲傷的時候不自欺、開心的時候不偽裝

——我想那就叫做「活著」。

人與生俱就有追求美好的世界的天性。

讓我們一同期待主角等人怎麼面對人間隱藏的最醜陋和最自私的一面、並且在崩潰離析的世界裡活下去。

## 《停更一日道歉告示》(26/7)

因為寫得有點累的關係今天稍為暫停了更新。希望周末可以多寫幾章彌補進度。

《終末後·新世界》在5天內已經獲了過千名讀者的閱讀，在此感謝每一個人的支持。

作者決定製作一系列的外傳故事，會以電台放送文本的形式在故事中期持續連載。

請大家繼續支持《終末後·新世界》以及期待《終末後·新世界》的外傳故事！

向空無一人的世界廣播！

《終末後·新世界·終末電台FM放送記錄》

——紙言千人閱讀的萌芽新作《終末後·新世界》限定外傳特輯放送予定。

《終末後·新世界》最新文章：15-寂寥的市中心

Shikoto：<https://www.shikoto.com/articles/162928.html>

Penana：<https://www.penana.com/story/37346/讓謊言與虛偽堆砌成我們的最後樂土-終末後-新世界>

Golden：<https://forum.hkgolden.com/view.aspx?type=SY&message=6935116>

28/7補充：香港高登的連載網址已經搬到<https://forum.hkgolden.com/view.aspx?type=SY&message=6936333>

### 《連載一週致謝告示》(29/7)

在看《終末後·新世界》的各位，非常多謝你們對這部作品的支持！

《終末後·新世界》連載已經一星期，紙言累積逾1700閱讀人次。在此深深感謝大家！  
接下來我會繼續連載這部故事，請大家繼續期待和追看阿和與其他人怎樣在終末後的世界生存下去。

就算距離出書的夢想還有遙遠的路途，我堅信我和我的故事會一直的持續前行。

共勉之。

《終末後·新世界》最新篇章：22-網絡控制系統

Shikoto：<https://www.shikoto.com/articles/162928.html>

Penana：<https://www.penana.com/story/37346/讓謊言與虛偽堆砌成我們的最後樂土-終末後-新世界>

Golden：<https://forum.hkgolden.com/view.aspx?type=SY&message=6936333>